

大戰雜話

東方文庫第十五種

編編社館書印雜誌方東商

大戰雜話

東方雜誌二十周年紀念刊物

Anecdotes of the Great War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再初版

此書有著作
權印必究

回 (東方文庫) 大戰雜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福州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瀘縣
張家口新嘉坡

| | |
|------------|----|
| 戰機之祕密 | 六〇 |
| 飛機擲彈之法 | 六一 |
| 俄國軍人之格言 | 六二 |
| 猶太人對於戰爭之心理 | 六三 |
| 法國非戰主義者之助戰 | 六四 |
| 俄國之新國旗 | 六五 |
| 世界軍醫之進步 | 六六 |
| 法國新發明之毒彈 | 六七 |
| 倫敦開戰後之儉約 | 六八 |
| 弩級艦 | 六九 |
| 奧帝之身世 | 七〇 |
| 戰爭者常態 | 七一 |
| 屠肆之羣羊 | 七二 |
| 列國航空力 | 七三 |
| 歐戰中之童子斥堠軍 | 七八 |
| 歐洲大戰爭要人小誌 | 八三 |
| 附錄 | 七八 |
| 歐戰中之航空力 | 七九 |
| 歐戰列國之童子斥堠軍 | 八〇 |

大戰雜話

堅瓠 高勞 君實 合編

大戰爭中之非戰論

話 雜 戰 大

德意志者，以軍國主義聞於世，亦以科學哲學聞於世者也。故其學問家對於大戰爭，懷何種感想，爲吾人所亟欲知。關此問題，文豪希爾索格(Wilhelm Herzog)之戰爭論，頗有明白之答案。是文爲孚倫月刊第一期之社論，對於驥武主義及野心軍人，攻擊不遺餘力；以其爲未開戰時屬稿，故讀者尤驚其具預言家之能力。其言曰：

『吾人何日能以積極進步之運動，宣揚平和之福音乎？吾人何日能聯合思想家與勞動家，組織團體，以杜歐陸戰禍之爆發乎？平和獎牌則頒發矣，平和會議則成立矣，平和裁判所則建築矣，然平和裁判所縱矗立空中，而歐洲任何一隅，均足爲戰爭之導火線；逮及此時，吾人亦惟熟視殺人流血之慘劇，或且加入其中而已。』

希氏雖具先見之明，顧其所預想之恐慌，竟不逾時而實現，則亦爲彼所不及料。關於此點，希氏則先引馮巴樂親王（Prince Von Bülow）德國政治論之一段，以爲立論之前提。蓋馮氏之言，所以鍼砭德國學問家之不預政治者也。其言曰：

『德意志國中，猶有多數學問家，自遜於政黨問題之外；此等人之視政治生活，縱非實行拒絕，亦常以爲無關重輕。若夫積極參預，不特於選舉期間，偶然動輒，且於國家大小政治問題，均塵塵注意，則正吾儕德人所缺乏者也。此種政治教育，距非學問家所當引爲己任者乎？政治生活，無學問家與美術家之指導，在從

前固無傷，今則時勢不同矣。』

希氏既引馮氏之說，遂進伸己意曰：

『馬克思氏（Karl Marx）之主義，非能激動平民之風潮者乎？吾人今日，不可不試驗之；共產黨之宣言，非能發揚吾人之精神者乎？吾人今日，不可不做倣之；卽大聲疾呼，使各國之思想家聯合爲一是也。諸君乎？使諸君而有其志向者，卽有至大之權力，又何不互相聯合乎？集各地之思想家而開一大會，吾知歐洲當世之賢者，必將蒞止，如佛蘭斯、彌雷布、羅倫、囂胡、吉詩脫、東威特、經好得、曼海因、里希、曼恩、黎爾、開唵、特黎殊、葛爾璣、羅廷、里博、曼西、美爾、伯倫塔那、麥哩虛、高斯吉，及其他少年有志之士，皆能助我張目者也。此等美術家與博學家，不知有國界，亦不知有種界，其所持之正義，非以公道爲限，其重視智力美術科學，在今日曖昧不明之愛國心以上；其唯一宗旨，在聲應氣求，廢中世紀之法制，除貪殘之專制政體，而使二十世紀，無戰爭發見之餘地，非僅僅有同胞友愛之感情而已。』

吾人應做之事業正多，將來之競爭，非用大礮與腕力者，吾人亦樂於參預之；吾人宅身世界，道在以種種方法，減去人生之必要與平庸，或以詩歌，或以佳文，或以佳畫，而效力較鉅者，尤爲人道主義。何得以無情之礮彈，洞貫無辜之民之軀體乎？

希爾索格之非戰論，以理性爲後盾，其態度強項，辯才無礙，尤非今日行嚴酷之檢稿制度時所得聞。蓋據今日之公文，凡著抨擊政府之論文，其著作人，當受軍法裁判而科加死刑也。希氏之言曰：

『吾人其將戰耶？吾人之戰，其將勝耶？抑敗耶？吾人其將因此而得快樂耶？抑將因此而得苦痛耶？然吾人又安可斷脰伏尸於無情之機關礮之下乎？以吾人今日，在有戰禍爆裂之機會，故學問家之亞利阿巴格（Areopagus）（按此爲希臘最高法院之稱）必不可不設立。余知初設之時，其所下判決，彼握統治權者，必鄙夷視之。然理性之聲，必將爲人人所聞，必將大聲疾呼曰：「幸福哉烏托邦！」』

也」注入人人之耳鼓而戰勝之所襄如充耳者，特專制之魔王耳』

歐根(Rudolf Eucken)與海格爾(Ernst Haeckel)者，德國當代之兩大哲學家也。其抨擊戰爭亦頗激烈，而以此屆之戰禍歸咎於英國道德上之不公平與卑劣。今述之如下：

『今日之事，必於世界史上，留英國不能湔滌之羞恥。英國之參與戰爭，所以助半亞洲風之斯拉夫國家，而反對日耳曼主義也。其左袒之國家，不特持野蠻主義，且犯道德上之不公平。蓋俄羅斯之所以開戰釁者，因對於可恥之殺人案，而不許施相當之懲罰，此固英人所應知者也。

『現今戰爭，所以演成世界大戰爭，而蹂躪連合之文化者，厥維英國之咎。然則其理由又安在乎？曰：亦唯英國忌德意志之昌大而已；亦唯英國欲阻德意志之昌大之發達而已；彼英人之處心積慮，欲使德國不得存立於偉大競爭之下，而阻抑其權力之完全發達，固毫無疑義矣。』

德奧有名之戲劇家威特經博士，(Dr. Frank Wedekind)曾於孚倫月刊，發表一文，解剖人類精神進化之現象。由威氏之文觀之，可見大戰爭之風潮中，固不乏頭腦冷靜之士，而世界平和猶未嘗無望也。其說之開端曰：

『當宗教革命以前，歐洲人民居於修道院之總數，適與三十年前居於軍營者相等。中世紀之國家，實非政治的國家，而宗教的國家也。其最高權力，由教會握之，而教會所以勃興之故，則由於羅馬帝國之覆亡。羅馬帝國，歷時四百年之久，凡稍得古代文化之緒餘者，咸懷失望之心，而信分崩之不可免；即此一端，已可知當時求人生價值於未來世之故矣。因是之故，人生之法律，亦定於教會而不定於國家，凡婚姻、處家、教員，以及振恤貧病之事，皆由教會管理之，其對於文化之勢力，斷不在現代國家下也。而宗教革命，則為中世紀宗教國家轉入於現代政治國家之幾捩，猶諸千年以前，由羅馬之世界國家，而嬗其權於教會焉。』威氏謂因宗教革命之機捩，有兩種感情，為古代精神生活之要素，而中世紀所

蟄潛未啟者，至是乃復活，即思想自由與國民之自覺心是已。其言曰：

『國民自覺心之發達，已歷五百年之久，而驥武主義，亦與之同進。其以未來之大戰爭，爲恫嚇國民之具，猶諸中世紀之僧侶，以天堂地獄，刲制人心也。各文明國之武裝政府，雖互相反對，而實則表示同意，欲刀劍鎗然作響，俾其怯懦之民，震驚失措，以表決戰費也。』

威氏謂驥武主義，已達極盛難繼之候，與宗教革命將起時，僧侶之權力無異。因又以欣喜之詞，述其平和之希望曰：

『昔日有思想自由，反對教會，今日則有人類大同之自覺心，與文明國民之合羣心，反對武力霸權。其用以競爭之武器，爲滑稽與諷刺，與五百年前之用以競爭者同也。然滑稽與諷刺，必自事實上直接發生，始有最強之效力，其出於黨派著作家之推想者，仍無效也。宗教革命，閱時百年而始成，而平和運動之發軔，則不過二十年，然則吾人又安可不忍耐乎？』

勃羅達 (R. Broda) 者，亦主張平和論之健將也。於箇人行爲及集合行爲之內容，探究甚精；而擬戰爭於殘酷之私刑，以爲國民雖集合體，亦無擅用私刑之權利。勃氏嘗與迪士略穆 (Descamps)、邁薩德 (Fernand Mazade) 及進步雜誌記者巴辣谷 (L. de Polako) 集世界學者之意見，編輯一書。此等學者，對於國家之用私刑，即所謂戰爭者，均持反對態度；其他暴亂行爲，如革命，罷工，決鬪等，亦反對之。尤以蒲伊遜 (M. Ferdinand Buisson) 之說爲最著，以爲平和公斷，普及選舉，及集合契約之由社會裁可保證者，實抵制罷工革命及戰爭之三大利器。

勃氏所引者，尤有本田博士、里却脫博士 (Dr. Charles Richet)、麥古利 (Mar. gueritte) 及人權報記者陸伊生 (Paul Hyacinthe Loysen) 等。由諸人之意見觀之，知宣揚人道與保障眞善之運動，正方興未艾也。

美國哈華德大學前校長伊略脫博士 (Dr. Eliot) 嘗投書紐約時報，論戰爭之結局，亦力諫黜武主義之不當。茲述之如下：

『大戰爭最遠之效果，在使有思想人生一種信心，知軍備競爭，全國皆兵，及窺伺隣封之種種，非保存平和之良法。歐洲五十年來，亟亟於軍備，今已演空前之大戰爭，而食制度不良之惡果矣，此實文明前途之大教訓也。欲保存現代文明，無論君主國與共和國，必不當有精兵利器；列強之軍備，均當加以限制，而設立國際最高裁判所，將各國軍備，變成瑞士之形式；各國中有破壞條約者，則以強有力之國際軍共討之。夫兵力之偶用，此雖文明各國，亦不能廢，但不當用以侵略，而當用以防衛，如家庭學校及城鎮等所用之防衛力耳。

『德奧所用之暴力，今惟以同等之暴力，始能抵制之，此事實彰彰，爲美國人所及見者也。惟平和協商開始而後，擴張軍備之狂熱，始能減少，而另圖充分之效力也。』

歐洲各國，果何爲而戰乎？此在大戰當時所屢經提起之問題也。而其答案亦爲吾人所厭聞，不過各國自爲辯護而已。至英國何爲而戰？則不特德人常譏爲無謂，

卽英人亦苦無正當之解釋。英國大哲學家囂胡氏(George Bernard Shaw)嘗以犀利之筆，譏刺英人之戰，出於心志薄弱，爲資本主義所屈服。彼在倫敦每日新聞著一論文，謂使愛斯葵斯內閣有真正之現代外交政策者，則大戰爭可以不起。據囂氏之意，英人對於德國，可提出下列之通牒：

『使爾國欲侵犯法蘭西者，吾人必合兩國之力，以侵犯爾國。俾斯麥的德意志，爲全世界所仇視，吾人亦屢嘗其滋味矣。今正欲試吾人之力，能否恢復格代的及比索凡的德意志耳。然若爾國能去其無意識之鐵腕，以確保鄰誼，則吾人亦當助爾國以敵俄羅斯，如今之助法以敵爾也。』

據囂胡謂英政府以議院各黨之擁護，提出上述之公文，則德國必不敢遽行宣戰。顧今則大謬不然，不特與德人以宣戰之機會，且使其陷於失望，而不得不戰焉。是皆由外交事件，嚴守祕密，不使自由黨員預聞故耳。

據囂胡之意，社會黨之外交政策，與資本家之外交政策，其異點如下：

『資本家者，以外交爲投機事業之後盾者也，而社會主義，則以外交爲文明之先導。資本之爲物，在國內正極缺乏，顧乃於價值低廉之際，輸出於未開化之國家，又以資本家有左右議院之勢力，故海陸軍之權，亦爲所操縱，得用之以保不愛國之投資，此今日謬誤之根源也。法蘭西號稱富國，常以剩餘之金錢，借與俄羅斯，於是歐洲最專制之政府，權力益固，且爲保存借款之利息故，與俄人締不自然之同盟，以反對文明之鄰國；又何如用此等金錢，以革除貧民之陋巷，培植強壯之子弟乎？』

『關於此點，吾人尤不暇責備法國，蓋吾人亦曾與俄國締拓殖波斯之條約，其性質卑鄙而專圖私利，較法人爲尤甚也。不知國內之飢兒正多，藤堤，格刺斯哥，杜伯林，利物浦，倫敦各處，均須改造，何嘗有餘資以用於波斯哉！』

葛胡謂德意志既於二面受俄法之敵，則其地位實至爲危險，而其結論則仍以
防俄爲歸宿。其言曰：

『吾人之開戰也，蓋未嘗一加思索，而全出於盲動。既與法蘭西結排德之海陸軍同盟，而對於德國，則又不明示意見，使知彼與法國保持平和時，英國斷不爲俄國助，或任俄人之西進；此戰禍之所以不可解也。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第一當使德國知英法荷比之不容輕侮，第二當使俄國知克服德意志後，不能得何種之利益也。』

社會黨之中途變節

國際社會黨之反對
開戰

國際社會黨，本定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開大會於維也納，戰雲忽起，七月下旬，奧塞已宣戰，遂由比京平民館中常設之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於七月二十九日召集各國代議員之臨時會議，變更大會之期日地點，決議以八月九日開大會於巴黎，且聲明此次開會之主義，在表現全世界勞動者所抱絕對平和之意志，以欲保持平和之故，及欲使奧塞爭端取決於中

裁裁判之故，將更大行其反對戰爭之示威運動。是夜即於北京之馬戲場，開非戰大演說，英德比法俄意荷諸國之社會黨名士，各發雄辯，各表熱心，而法國喬雷氏之演說，尤爲懇摯而雄偉，極言『吾社會黨決不可爲淺薄之愛國心所煽動。苟此數日之間，能設法使各國延遲宣戰，則九日之巴黎大會，我國際社會黨之威力，當能示其效果。』數萬之勞動者，或呼反對戰爭，或唱社會黨萬歲；而次日之晚，喬雷氏在巴黎與友人共晚餐時，突爲一青年所暗殺。此暗殺者爲一官吏之子，有狂病之遺傳者。暗殺後即有警察入場，拘兇犯而去。或謂官吏實預置此警察以擁護兇犯，免爲人民所凌虐也。法大總統即致鄭重之唁詞於喬雷夫人，蓋喬雷者，歐洲社會黨中之第一人物，法政府曾屢次邀入內閣，而喬雷不願，惟爲下議院之議員，以社會主義著名。法總理佛佛亞尼氏及前總理蒲利安氏，皆本爲社會主義者，然其地位聞望，皆出喬雷下。英之社會黨首領亨德門氏，謂即使歐洲之君主，一旦悉被暗殺，比諸喬雷氏之死，其關於世界文明之損害，猶不足比數焉。

開戰防
止運動
之失敗

喬雷氏對於國際戰爭所持之態度，前述演說之大旨中，已可見一斑。更詳述之，則一九一〇年之國際社會黨大會時，英法社會黨領袖，曾提出一議案。此案大意，謂『設或國際戰爭勃發時，關係國之勞動階級及其代議士，皆當依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之助，努力圖戰爭之防止。其防止手段，以總同盟罷工為主，而尤以關於軍事諸產業，各軍械及軍需品製造所鐵路航路之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若尚不終止時，則當利用戰爭時之經濟恐慌及政治恐慌以顛覆資本階級。』喬雷氏復修正此議案，為『防止戰爭，使關係國之政府受中裁裁判，當於關係諸國間一齊行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此修正案遂為大會所贊成通過。喬雷氏平日，常組織國際的總同盟罷工，以當將來之國際戰爭，將於八月九日巴黎大會時，決議而實行之，以遏滅此次之戰禍。其所設之機關新聞紙中，每日必自草一論文，發表此義。其臨終之日所作論文，謂『大難將臨，我等之要務，唯在繼續活動，以啓發勞動者之理性與良心，目前之救濟在此，將來之保

障亦在此』云云。喬雷氏之大方針，於此可見。喬雷氏暗殺之後，法政府竭力撫慰社會黨員，總理大臣署名出示，遍張於巴黎，表同情敬意於喬雷，且力辯政府嫌疑之跡。自是德法及其他諸國勞動者及社會主義者，大起非戰運動，到處與帝國主義者之提攜運動相衝突，屢受警察之迫壓。其後戰事日迫，國際間之電信電話，大受阻礙，各國社會黨及勞動團體間之交通全絕，彼等之國際提攜運動，非常不便；無何而德俄宣戰，關係諸國，陸續投於戰爭之旋渦中；巴黎大會，終不能開，而勞動者之國際戰爭防止運動，遂完全失敗矣。茲記戰爭中各國社會黨之態度如下：

德國社會黨，於七月二十五日，發表反對戰爭之宣言書；二十八日，於柏林開二十七處之集會，行示威運動；二十九日，決議加入巴黎大會。

德國社會黨
社會黨
然宣戰布告以後，社會黨之態度一變，八月三日，開社會黨議員之協議會，百十二名之議員中，出席者僅八十員，大體贊成政府之軍費案，雖有提出反對論者，然贊成反對論者僅十餘人之少數。是日社會黨首領，乃會晤大宰相以表

其意。次日，他黨議員皆入宮謁德皇，以表舉國一致之熱情。社會黨議員雖不與其列，而是日之議會中提出軍事預算時，社會黨首領發表贊成之演說，謂『戰爭之責任在政府；然當此國家危急之際，社會黨亦將爲國而赴戰；蓋社會黨之反對侵略的戰爭，固無待言，然爲防衛己國之獨立自由，則必攜鎗而起。我爲社會主義者，我又爲德意志人，我之行爲，與國際社會黨之趣意決不反背』云。於是德意志議會，以滿場一致贊成軍費，紳閥諸政黨之議員，擁抱社會黨之議員，以熱心表感謝之意；德皇乃大嘉獎社會黨之忠誠。大宰相荷兒惠克氏見此情形，以爲社會黨贊成我之政策，實德國爲正義而戰爭之證據。是時有預備中尉之軍籍者里博克耐希博士，平日以非軍備主義著名，因抗拒軍役被鎗斃，一時喧傳謂德國社會黨議員多數下獄，或被放逐，皆非事實也。要之德國社會黨一面因受政府之威嚇與矇蔽，一面亦由多數黨員及一般勞動者之愛國熱，故其態度忽爾中變也。其後社會黨議員之數人，派往意比荷三國，會其國之社會黨，是爲政府所派歟，抑其黨之所

遺歟，不得而知。赴意者二人，以使意政府助德之意說意國社會黨。意國社會黨答之曰：『我輩對於挑發此不名譽之戰爭者，望其敗衄而已。』往說者乃不得要領而行。至今德國社會黨除里博克耐希氏之一派外，皆贊成政府，然其內部態度之軟硬雜出。八月三日，社會黨之機關新聞，有攻擊德人之偽愛國心論文一篇，猶揚反對之氣氛，屢受停止出版之命令。惟其後與參謀總長熟商之結果，以戒嚴期內不鼓吹階級戰爭為條件，得繼續發行。

法國社會黨之贊成政府，其影響及於法國社會黨者頗大，其始欲以
黨 社 會 巴黎大會，盡力防止戰爭。法政府以俄法同盟之關係，固知此次之戰
爭不能避免；然對於國內社會黨及勞動團體，則務持勉避開戰之態度，觀其於喬雷暗殺後之種種狼狽情形，則法政府之注意於社會黨可知矣。故法
國社會黨頗確諒其政府，曾勉力於平和。而德既侵比，德之社會黨又贊成其政府，
法之社會黨，遂亦一變以助其政府矣。法政府總理佛佛亞尼，本為社會主義者，故

與社會黨易於聯絡。開戰後改造內閣，組織舉國一致之國防內閣，網羅有力之人，以社會黨議員中之葛特氏柴巴氏二人入內閣。社會黨中向有入閣派非入閣派之爭，而非入閣派占多數，故佛佛亞尼等入閣時，社會黨中即除其名於黨籍。葛特氏柴巴氏本爲攻擊入閣派之人物，至此亦聯袂入閣。葛特氏自述其入閣之理由曰：『予奉黨之使節入內閣，非爲支配人民，爲與敵戰耳。法國今受侵擊，我國際的勞動者，對於叛謀的勞動者，亦當爲自己之防衛。又我國際的社會黨，對於歐洲平和爲謀叛之政府，亦當爲自國之防衛。』大致社會黨中，平生皆主張非戰論者，而其程度有軟硬之差別。大多數惟反對侵略戰爭，至於防衛戰爭，亦以爲勢不得已，故法國社會黨之行動如此。法國社會黨中有極端主張非軍備主義者，當下動員令之日，盛傳風說，謂政府令我舉鎗向敵，則我當舉鎗向政府。此非軍備主義之運動最著名者曰愛爾惠氏，然其後則此愛爾惠氏，已以自己之志願而從軍矣。又社會黨以外，有無政府主義之一派，向盡力於非戰非軍備之運動，而帶有革命之

性質。此派之首領，常欲聯絡勞動團體以爲己助，亦參與總同盟罷工之計劃，嗣見多數勞動者之愛國熱，亦發表防戰贊成之宣言。當開戰前，此派之非戰示威運動頗盛，後其首領亦軟化，其團體遂加入愛國運動。

比利時社會黨之態度，與法國社會黨略同。自德軍侵犯中立後，社會黨亦擁護國防政府，社會黨之首領華兌威爾氏亦入內閣；其後奉比政府之特使赴美國，與美總統有所密議。

奧地利社會黨，於開戰後，與德國社會黨，出同一之態度。奧之倣德與比之倣法遙遙相對焉。

英之社會黨勞動黨，皆發反對開戰之宣言，盛行示威運動。
然開戰以後，變化殊多，社會主義之喬彭氏與喬馬雷氏，皆退出內閣。

勞動黨議員之院內總理邁克特奈特氏以不願帶負開戰之責任而辭職。英之勞動黨本非純粹之社會黨，開戰後軟化者頗多。邁克特奈特氏雖爲勞

動黨之領袖，然別有社會主義之獨立勞動黨，爲邁克特奈特氏所組織。此黨之反對開戰，態度甚堅，故邁克特奈特氏代表該黨之主義而辭職。夫獨立勞動黨，在社會黨中本屬軟派，竟持如此堅決之態度，而向稱硬派之社會民主黨，則轉於開戰後態度忽變，亦可異矣！然獨立勞動黨之反對戰爭，亦非純爲國際主義者，其實亦與社會民主黨之排斥德國軍國主義相同。蓋邁克特奈特氏者，熱心於印度之保持，且主張排斥日本，亦帝國主義之社會主義也。

俄意之社會黨

俄國社會黨於軍費預算提出議會時，要求政府，大赦政治犯，於諸屬地施行自治制度，然後承諾。八月八日之議場中，社會黨代表之議員，發表反對開戰之演說，全院騷動，社會黨議員及勞動黨議員均退出議場。意國社會黨與勞動黨之革命派相提攜，以非常強派之態度，向政府牒告曰：「若政府加入德國與法國開戰，則意國人民即時大亂。」意政府因前此的黎波里之役，受社會黨之反抗運動，頗爲棘手；又先時自米蘭市勃發之同盟罷工，致全意

騷擾，爲無政府黨與勞動黨之革命派所爲，故意政府更加警戒。七月二十九日米蘭市之市長社會黨員於公會時勸告大衆，若政府命兵士進軍法國，決勿發砲，故意大利離三國同盟而中立之日甚久。當德國社會黨之議員，以使意助德之說，傳告意國社會黨時，觀其反答之語，可知意國社會黨態度之強硬，實出德法社會黨之右。然其後亦竟至於參戰，則非當初所料矣。

美國及其
他各國之
社會黨

美國社會黨，立於批評歐洲社會黨之位置。其中德系之一派，以種種苦心，爲德國社會黨辯護，而其餘或非難德國社會黨，寄同情於法比社會黨，或舉英德法比諸國之社會黨而全非之。大旨謂『今日歐洲

之社會黨，已次第軟化，常與紳閥諸政黨相提攜讓步，故反對戰爭，迄無效力。當時美國社會黨，欲代歐洲社會黨開國際社會黨大會於美國或荷蘭，以發揚國際社會之精神，刺戟交戰國之社會黨，促其覺悟，曾發召集大會之意見書於各國社會黨中。而法國社會黨則以時期尚早之說覆之。荷蘭、丹麥、瑞典、那威等中立國之

社會黨，則與美國社會黨協商，擬開國際大會於荷蘭之海牙，是亦防止戰爭運動之大有效力者也。

大戰爭與十五世紀之預言

讖緯之說，無地蔑有，我國史乘，多載其事。西國自希伯來教輸入以來，教中人皆擅讖緯之術，類能預言未來世局。其後先知輩出，凡所預言，證諸後世，率多應驗。此次大戰，爲曠古未有之劫數，雖曰人事，亦由天命。古代術士，多能預言其事，而中古先知臬克孫之預言，則其尤稱神驗者也。

臬克孫(Robert Nixon)者，英國鄉村之農家子也，於紀元一四六七年，產於却歇爾府(County of Cheshire)。生而愚默，不辨粟麥。其父教之牧牛，及他種簡易之田事，臬克孫皆不能領悟。平居寡言笑，每發語皆率直而無倫次，聞者初不經意，迨後則多所應驗焉。臬克孫嘗言其村內，不久將有一磨夫，其兩足各生二足，跟又

將有一小孩，每手生三姆指，已而果然。時英王亨利第七聞其名，召至宮中。奧克孫聞召，大哭，謂苟至宮中，必至餓死。英王聞其語，命居廚內，俾其勿恐無何，廚夫厭其鄙俚，令居地室中，後忘給食，竟以是死焉。奧克孫居宮中時，所爲預言甚多；其述薦薇戰爭及英國大疫事，後皆應驗。時有人記其所言，成爲一書。其書最後數頁所述，似卽指大戰爭。其言曰：『過此以往，世事若何，吾已不能了了，惟約略述之而已。』蓋以此次戰禍之巨大，世變之劇烈，固有非奧克孫所能盡知者也。茲將書中所述之有關於大戰爭者，摘記數語如次：

其述戰事之最先一段云：

大戰三年，諸國皆大亂，初起時，人心惶惶，繼遭挫折，終遂不能支持。

繼又曰：

大戰爭既終，最後獲勝者，將爲棍棒與補綴之破靴。

(按此句原文爲 But at last, clubs and clouted shoes shall carry the day.)

其書中於俄國革命之成功，似亦已能預言之。其詞曰：

久被束縛之熊（熊指俄國）將破其鎖鏈，使人人咸得參與及議論一切。其後又云：

有甲國將侵擊乙國，敵之胄上加以白雪，其長袍則懷瘟疫饑荒殺戮死傷以俱來。

此段所述，雖猶未應驗，然其所記之敵人，則與今日某國人恍惚相似。其下又云：有一艦隊，乘木製之馬，自北來襲。

此語頗似指徐柏林飛艇而言。最後又云：

恐怖之日既過，殺戮不計其數，壯男皆棄其妻子而逝，惟聞孩提慘呼曰：母親乎，母親乎！此間尚有一男子。

讀此段，則戰後人民流離之象，自可想見。世界至有此日，誠可謂浩劫矣。其最後一段，述戰後之狀況，其詞頗不易解，附錄之以供閱者之猜索。

於是獅子樹其旗幟於小山之上山在廣林之中其旁有一無首之十字架是日也鷹將死而紅獅復興喬治（人名 George）乎喬治之子乎其速興起讚美是快樂之邦其時英國遂重睹太平之象而生民咸獲快樂焉。

對德宣戰之國

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曾將對德布告宣戰之國名及其宣戰之月日列爲一表，送於下議院，其表如左：

| | | |
|------|-------|-------|
| 俄羅斯 | 一九一四年 | 八月一日 |
| 法蘭西 | 同 | 同月三日 |
| 比利時 | 同 | 同月同日 |
| 英國 | 年 | 同月四日 |
| 塞爾維亞 | 同 | 年同月六日 |

門的內哥羅

日本

葡萄牙

意大利

羅馬尼亞

北美合衆國

一九一七年

四月六日

古巴

巴拿馬

同 同

年 同月七日

希臘

年 同

年 六月二十九日

暹羅

年 同

年 七月二十二日

利卑里亞

年 同

年 八月四日

中華民國

同 同

年 同月十四日

同 同 年

同月二十三日
三年
同月九日

一九一六年

三月九日

同 同

八年
八月二十八日

年 同

年 同月同日

同月九日

巴西

同 年 十月二十六日

瓜地馬拉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十三日

海地

同 年 四月二十二日

此外尙有玻利維亞，尼加拉瓜，散多明各，哥斯太利加，祕魯，烏拉圭，厄瓜多諸國，亦與德國宣告斷絕國交。

一千萬之戰死者

此次大戰爭，其生命損失，共計若干乎？美國得利本報（Tribune）曾設一妙喻以說明之。其辭曰：『假令起戰場枯骨，使列隊行經紐約之大街，以二十人爲一行，自早至暮，陸續不絕，則英國陣亡兵士，須歷十日之久，始可全體經過；法國陣亡兵士，經過須更閱十一日；若俄國陣亡兵士全體經過，則非更閱五星期不可。合計協約國捐軀沙場之好男兒，全行經過紐約大街時，當在兩個月半之後，若益以敵軍

方面之戰死者，則須再歷六星期。總之令此次戰爭之犧牲者，全體經過紐約大街，則當歷時四月之久。夫使如數鬼雄，合操於紐約街道之上，誠屬壯觀，然苟使爲戰爭禍首之威廉郝漢索倫親自登臺，巡閱此種壯大之操典，豈不更可快哉！戰爭中，各國軍隊死傷數，多未正式宣布，故難於統計。戰爭終了後，英美意德諸國政府，始陸續有詳細之披露。今將各國軍隊人數死傷人數，列表如下表中美英意德四國之數目，係根據於官家報告，其餘諸國之數目，則皆紐約晚報與得利本報所作計者。

| | 國別 | 軍隊人數 | 生命損失數 | 死傷總數 |
|----|----|-----------|-----------|-----------|
| 意國 | 美國 | 三·七六四·七〇〇 | 三·一九 | 三·二七 |
| 法國 | 英國 | 七·五〇〇·〇〇〇 | 六·九·六五 | 三·〇四九·九一 |
| | | 六·〇〇〦·〇〦〇 | 一·一〇〇·〇〦〇 | 四·〇〇〦·〇〦〇 |
| | | 五·〇〇〦·〇〦〇 | 一·五〇〦·〇〦〦 | 二·〇〇〦·〇〦〦 |

| | |
|------|------------|
| 俄國 |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
| 比利士 | 三五〇·〇〇〇 |
| 塞爾維亞 | 三〇〇·〇〇〇 |
| 羅馬尼亞 | 一·五〇〇·〇〇〇 |
| 德國 | 六〇〇·〇〇〇 |
| 奧匈國 | 二·〇〇〇·〇〦〇 |
| 土耳其 | 一·五〇〇·〇〦〇 |
| 保加利亞 | 一·五〇〇·〇〦〇 |
| 合計 | 一九·五一·八〇〇 |

大戰與性的道德之破壞

此次歐洲大戰，思想上各方面，實受極大之影響，而其及於性的道德上之影響，

亦頗重大。現代女流思想，大家兼婦女運動先進瑞典愛倫凱女士，於其所著之戰爭平和及將來一書，論之頗詳，茲取其書中一節，簡詞述之。

此次歐洲大戰及於性的道德上之影響，女士謂爲全然破壞的。其意以爲歐洲大戰，實釀成破壞性的道德之結果也。

此次戰事，交戰各國喪失之青年男子，不可勝數，其結果必致戰後人口大減。各交戰國憂之，於是謀補救人口減少之種種方法：如英國則唱設立傷兵結婚協會之說，使傷兵結婚生子，以爲繁殖人口之計，因此不得不求婦女之自己犧牲與愛國心。此等婦女，既與傷兵結婚，即負有扶養家族之責，故主張給以與男子相等之工資，或酌量給予補助費。德國則多主獎勵早婚，或謂宜設立結婚局，俾青年男女，易達結婚之目的，并有一部之理想家，主張一夫多妻主義者。法國霞飛將軍，亦唱戰爭結婚之說，於若干期限之內，給軍人休假四日，准其自由歸家，並許以此四日間得選擇所歡之權利。更有主張向未婚及無子之人課稅，與免除已經結婚及多

子之人之稅金者。凡此種種，要皆以增加生產率爲主旨，而於性的道德之觀念上，遂起革命。此愛倫凱女士所以謂此次歐洲大戰，性的道德實蒙非常之惡影響也。

女士爲主張戀愛道德之人。以爲男女之結婚，縱令法律上之手續，以及社會的條件，均經完備，而無戀愛於其間，亦爲不道德之結婚。反之，以戀愛爲中心之男女共同生活，即無法律上之手續及他種條件，仍不失爲道德的結婚。至於僅以增殖子孫爲目的之物的結婚，則尤爲女士之所排斥。故女士之意，以爲國家主義的見解而犧牲戀愛，實大背於性的道德；且謂拋棄戀愛專爲生子而結婚之男女，他年所生之子，其質必劣。劣等人種之多，不如優等之少。大戰之前，與人柯德肖特曾著婦女運動與人類經濟一書，主張婦女運動，當以人類經濟爲中心。所謂人類經濟者，即節儉人類之量而改良人類之質之意。女士蓋贊成柯氏之說者也。

且女士亦爲主張平和論及戰爭否定論之人，但其主張，與托爾斯泰輩之無抵抗主義，謂戰爭立可絕滅者，略有不同。女士之意，以爲弭戰之事，在現在雖屬難行，

而將來必可實現。吾儕婦女對於戰爭之絕滅，實負莫大之責任。產出良質之人類，不爲增加人口而結性的關係，實爲完成此責任之唯一方法。蓋爲婦女者，苟能對於謬誤之多產主義，極力反抗，不爲愛國的理由而犧牲其最要之戀愛感情，使人口之增殖不至過速，則彼爲男子者，必能取人類經濟之道，如今日浪費於戰場之惡習，自當翻然改計。而不然者，惑於彼輩愛國之說，而滿足其對於國家的出產之希望，置神聖之戀愛於不顧，以盡力於生產，則二十年之後，彼等所生之子女，亦惟有填身戰壕暴骨沙場而已。此女士以限制生產祈求和平之主張也。

大戰爭中之摩托車

歐戰進行以後之第一月，交戰各國，用於陣地之各式摩托車，殆不下二十五萬輛。蓋各國政府，當戰事開始，即將境內所有之摩托車，收歸軍用。祇就英倫計之，已有五萬輛之多。此亦可謂空前之奇觀矣。

摩 托 車 之 進 攻

交戰各國自開戰以後，所用之摩托車甚多，而其效力亦大著。德軍自攻擊比利時，以至進逼巴黎，俱用摩托車運兵。當其與法宣戰後，即有數車輛載運大隊精兵，向比利時盧森堡進發，故小城市多猝不及防，立被克服。其戰地之快礮，則用裝甲摩托車運之。據某訪員報告：摩托車所運之礮，自麥格沁式快礮，以至射距甚近之野戰礮，種式甚多。當時聯軍所以著著退步者，其大原因殆亦由此。聯軍方自甲地退至乙地，欲開掘戰壕，爲防守計，而德國騎兵及摩托車所載之大礮，即已掩至。故聯軍之退走，幾專顧後衛而不暇復及其他也。

德軍第一次攻里愛巨時，其兵士皆乘摩托車，計其輛數，殆及一千。同時復有斥堠隊，乘摩托車進窺法境。斥堠隊所乘者，多遊覽車及裝甲輕荷車，風馳電捲，尤爲靈捷。法國陸軍除騎兵所乘，及間用以運礮外，亦以摩托車爲馬匹之代。九月中旬，德國自法境退走，因大雨泥濘，所攜大礮，均棄置道途間，惟摩托車所載者，皆運歸。

大本營，此尤可見摩托車之效用也。

摩托車之大用，尤在運送軍糧、輜重等物。拿破崙有言：『軍隊之進行，車之運輸也以胃。』質言之，則軍隊之進行，不能遠出於輜重車之前是也。自以摩托車代馬車後，運輸既速，而進兵之速度，亦幾倍曩時。如德軍之長驅直入，法軍之急起應兵，與英軍之於至短期間，供備完全，而達法國之戰地，皆可證此說之不誣者也。

摩托車之運輸，於巴爾幹戰爭時，已大奏成績。時保加利亞陸軍，有摩托輜重隊一小部分。然輜數雖少，道路崎嶇，尤多阻礙，而保軍得其助力，已能挾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窺君士但丁。考戰地中首用摩托車者，實維英國。當南斐戰爭時，曾有摩托車數輛出現，然其大多數爲汽車之附有拖車者。意土戰爭時，意軍在屈黎玻利，始用摩托輕荷車，爲數約二百輛。及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告竟，希臘塞爾維亞，合抗保加利亞，希軍亦曾用摩托車，數約百輛。

摩托車對於戰爭之効用，歐洲各國，早已見及。數年以來，各強國之政

府，殆無不欲得多數車輛，以供開戰之用。然又將以何法得之乎？夫摩托車製價極昂，而破壞又極易，故欲以政府金錢，盡備數千輛應用之，此殆不可能之事。其由政府置備者，亦祇能以少數特式車輛為限而已。至欲得多數之遊覽車及荷車，以備軍事需要，則所用者，計有兩法：對於私車所有人，則組織摩托車義勇團，對於荷車，則與以補助金。補助之法，先將製車公司各種樣式，由政府審定，購置此種車輛者，每年給以定額補助金，其時期以三年至五年為限，而車輛所有人，則因政府命令，須將車歸官用，并負修理保管之責任，由軍官定期檢查之。

歐洲各國，補助摩托荷車之制度，雖大略相同，而其補助之金額，與所補助之種類，則由本國之情形而定。如自然之狀態，行軍之途徑，軍隊之編制，使用之目的，皆所以定補助之標準者也。英國所補助之摩托車，以載重一噸半及三噸之荷車，能

於一小時行十六哩者爲限，載重一噸半者，給補助金五百二十八元，載重三噸者，給補助金五百七十六元，均分三年攤付。而其製造尤必須遵政府之圖樣。法國所補助之摩托車，以載重二噸以上之荷車，及附有拖車之車頭，能於一小時行九哩者爲限。載重三噸之荷車，給補助金一千八百四十元，餘因此類推，分四年攤付。德政府注重摩托列車，其所補助者，以荷車及車頭之附有拖車者爲限，荷車及車頭，載重四噸，拖車載重二噸，能於一小時行十哩者，給補助金二千一百六十元，分五年攤付。奧地利之補助制，略與德國同，惟荷車與車頭，以載重三噸爲限。奧國邊境多山，其摩托力尤須較厚。俄羅斯意大利兩國，未行補助制，然因政府累年購買，其軍用摩托車，亦頗不少。其載重量爲一噸半及三噸，意大利之車，尤多購自美國也。美國軍用摩托車，以載重一噸半者爲限，後由陸軍調製定式，略與歐洲各國之車頭同。計全美國三百六十所之製車公司，照此式製車者，祇有一所而已。

補助制之目的：（一）在獎勵尋常之商業運輸，用摩托荷車；（二）在使此種荷車，

合於軍用，（三）在使用車者能加意保管。然其間亦頗有困難，如適於軍用之荷車，每與通常商業上所用者不同，此其最大困難也。德法兩國，行補助制最早，故其摩托荷車，亦趨重軍用，而於軍事上得其便利。至英國則因行補助制較遲，向來商業上所用之舊式，不能以軍用式代之，實際上之阻礙，蓋不少矣。英人欲祛此困難，故戰事開始，即亟豫備，其所備各式摩托車，共計二十五萬輛，合其他交戰國計之，如法國凡九萬輛，德國凡七萬輛，奧國凡二萬五千輛，俄國凡一萬輛，尚不及英國之多也。各國政府，均將境內之摩托車，收歸軍用，而以英國所收者為尤夥。惟就第一月計之，法境英兵之摩托荷車，猶不過三千五百輛，遊覽車及自轉式車倍之，其他各車，猶未出發也。德國調遣摩托車之制度，最為完備，據報告所述：全帝國之車輛，均點計數目，由所有人預備汽料油脂橡皮輪等物，以備出發，命令一頒，即可馳赴戰地矣。

英軍之摩托車重隊，以各式車輛組成之，此種車輛，均沿商業上之舊式，故於軍

事上殊不適用。至德法兩軍之補助摩托車，則於載重，速率，容積，括板，車身，磁力，汽管，及所附之掣軌木，陞高鉤等，均遵畫一標準，非英國所能及矣。德車尤屬整齊，其車身竟可互易。如統兵官之坐車破壞，或以救傷車之車身代之，或以輜重車之車身代之，為時不過數分鐘耳。又摩托列車，亦以德國最為發達，數車銜接，能於同時載重七噸至十五噸，此又德國調遣大部軍隊，運輸軍糧時，所不可或缺者也。

公賃摩
托車之
妙用

公賃摩托車，為摩托荷車之一種，在歐洲用途最廣。當大戰爭開始時，倫敦有公賃摩托車三千八百輛，巴黎一千五百輛，柏林一千輛，第一次派赴法國之英兵，共十萬員，附有倫敦公賃荷車七百輛，他式荷車二千輛。嗣後陸續派發之公賃摩托車，亦不下數百輛。法國宣戰後之二日，巴黎之公賃摩托車，派赴前敵者計五百輛，其餘一千輛，亦於數日後出發。此種公賃車，於發動員令時，均將坐位移去，以供運輸之用。

歐洲各軍隊，其應用摩托車之處，殆更僕難數。如糧食軍火及他項物品，既用摩

托車裝載，而飛行隊中，又附有輕荷車，以裝載飛行家，飛行助手，及燃料器具等物。每具飛行機，以二輪拖車一輛，附於摩托車後拖曳之。尤有裝甲荷車，架置特種大礮，以備轟擊飛機飛艇，其速率尤大云。

荷車之
種類及
救傷車

法德奧軍隊中，均有裝甲重摩托車多輛。每輛設置破架，裝快礮一尊。或數尊，以備攻擊步兵及騎兵之用，而以車頭拖曳之。德軍有一種荷車，每輛載輕礮一尊，上設絞盤，當行駛時，將礮輪絞起，而開礮時則放下之。各軍戰地病院，所用摩托救傷車尤夥。運輸車之車身，亦多可架設弔臺。法軍之摩托救傷車，上設玻璃棚，供備完全，與療病房無異；兩邊有摺疊篷帳，張開時可設病榻十二張以外。各軍衛生隊，亦有特製之摩托車。法軍則以蒸溜機裝於摩托場車上，以供給軍隊之飲水。

各軍廚竈，均裝於摩托場車或拖車上。戰地無線電站，亦以摩托車裝載之，接於發電機上，即能發必要之電流。又有修理軍械之移動工場，設於摩托車內，車之兩

旁，可展至三倍之廣。英軍之修理工廠，設於拖車之上，以汽油車頭駕駛之。如摩托車飛行機及大礮之修理，與釘馬蹄鐵等事，均可在車中爲之。凡鐵工所用之爐竈，鐵砧，木工所用之鋸斧鑽鑿咸備焉。又有用以爲發力機者，用以裝運探望燈者，其種類尤不勝悉數。而上述各式摩托車之燃料，則另用燃料車裝載之。燃料車式如大箱，內分三格，分裝汽油油脂及水。

戰地上之摩托車，甚易破壞，故特備移動工場機械師及附加機件與橡皮輪，以備隨時修理。凡車輛之破壞者，另以一大車裝運之。此種大車，設有安放破車之架格，用一絞盤接附，則破車即可另用摩托駕駛。又有扛重機一具，備陞置破車之用。自轉式之摩托車，（即其式如自轉車者）歐洲各軍隊中，亦無不用之。如斥堠送信等事，今均不用馬匹而用摩托車矣。軍官乘自轉式摩托車，故統率軍隊及輜重隊，極爲靈捷。又機械師亦乘自轉式摩托車，擔修理各式車輛之責任焉。

坦克大礮

自開戰以來，新式軍械，層見迭出，凡用以攻城殺敵之具，無不備極猛利，幾疑人類創製能力，至此而竭。乃至一九一六年九月，英國忽有新式坦克大礮之發見，其效率之大，破壞之烈，得未曾有。於是舉世人士，無不嘖嘖稱奇，協約國智巧之超越，蓋於此可見矣。

坦克（Tank）者，意謂水槽也，然則新式大礮，曷爲以坦克名之？曰：此無他，軍事發明，皆關祕密，製造家故爲此狡猾，以蔽敵人之耳目也。此項新式礮，爲一戰鬪用之大摩托車，若就其本義言之，可名之曰『地船』，曰『陸上戰鬪艦』。質言之，實一最猛之殺人器，名之曰坦克者，特以是欺敵人耳。

坦克大礮，雖係最近之發明，然其創製，實起於古代。古時羅馬人軍隊所用之龜礮（Terlodo），及中古時代軍用之 Belfry，皆能發出多量之射擊物，專供衝鋒。

及攻城之用。近世機械發達，機關槍之製造，備極精巧，因得利用之，以製成新式坦克。此種新砲，雖與舊製相似，而其猛烈，則較勝千百倍矣。

當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有美人某，曾具製造此種大砲之理想，在英國試用，成績頗佳。後又有美人利用內部發動機，（按此種發動機，在機械學上最占重要，如汽車飛機潛艇飛艇，皆利用此項發動機而成。）製成耕車，以供農作之用。此種耕車，能力極大，能把平極堅之土壤。大戰開始，裝甲摩托車，在軍事上，應用最廣，然以此種摩托車，非廣衢大道，不能通行，且破壞力未及大砲之猛，故其用未溥。至最近坦克大砲發明而後，軍事上乃獲一最猛之殺人器矣。

坦克砲之構造，係一武裝大摩托車，外包以抵抗彈藥之金屬，故駕駛者在內，不至受敵彈之攻擊。其力能衝毀堅壁高阜，驅除障礙物，無論在戰壕山谷，皆可通行無阻。苟有善駕駛者御之，則其狀確如馴服之巨象。至其內部構造，可分為雌雄二部：雄性之部，裝置小快砲數門，附屬於機關砲，供發射小彈之用；雌性之部，依自然

公例，其殺人能力較為猛烈。全體係機關砲數門，其功用專在於敵兵發射來福鎗時，猛力進攻，以令敵人退卻。雌雄兩性，皆極猛烈，保護步兵，效用甚大。當步哨交戰時，以坦克砲為全隊之中心點，敵兵砲火，皆集中於砲車上，砲車因裝甲之故，不致受傷，而附近步軍，遂得以減少危險。故當步兵迫近火線時，苟有坦克砲，則可以存活無數之生命。坦克砲雖為殺人之利器，亦保護步軍之慈母也。

近據美國戰地通訊員某君報告：松姆河之戰，兩軍每交鋒一次，英軍賴坦克砲之力，得免於死者，約二萬人。英軍臨陣時，苟挾有此種利器，則衝鋒陷敵，如入無人之境。雖敵人機關砲火，異常猛烈，亦均歸於無效。有此一大發明，固大足為協約國勝利之助。德國某軍官，嘗作文載某德報中，曰：近來英國所最先行用之大砲車，其為一種奇異之武器，可無疑義。蓋自此器一出，而近世戰術，又獲一新發展矣。德人之言如此，則坦克砲之價值可知矣。

酒與戰爭

此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對於酒之處置，皆主嚴禁，茲分別述之於後：

俄國 各國之中，於禁酒行最大之英斷者，首推俄國。不惜棄其九萬六千餘萬圓之歲入，以斷行禁酒令。日俄戰爭一役，俄人受酒之害頗巨，故此次鑒於前失，遂毅然實行，無稍瞻徇。

英國 英國於開戰之初，對酒未加取締，然職工之工資增加，而飲酒之度，亦隨之以增，不特休業者大為加多，並因求減就業時間，企圖同盟罷業。英國上中流社會，人人皆自覺戰爭之重大，獨下流社會，則反以可樂，於是皇室乃首先於戰時戒酒，以為人民之表率，並任命達巴儂為中央監督賣酒局局長，厲行飲酒取締令。其中最有效者，為限制買酒時間，減從前之每日十七小時為每日五小時半。此外更定火酒中和水之成分，限制麥酒釀造量，對於製造軍需品之職工，則別設酒肆，由

軍需大臣取締之。自是之後，泥醉者，罪人，自殺者等，大為減少，成績頗佳。

法國 法國之茴酒 (Absinthe) 與俄國之吳德卡，為一種同類之火酒，其害毒為人所共知，殊難戒絕。而此次大戰，竟得禁絕之機會，不特其販賣運輸製造，均經禁止，且將所有原料，悉數燒燬，一切酒店，皆禁止開業，多改為珈琲店茶店；其他不由法律命令，自相聯合厲行禁酒之會，幾遍國中。上下一心，力求為心身健全之國民，誠可喜之現象也！

意國 意國向禁賣酒於十六歲以下之青年，此次戰爭開始以來，亦與法國之嚴禁茵酒相等，竭力獎勵酒肆之減少。聞軍隊中將舊有勃蘭地之酒瓶，貯藏珈琲云。

美國 美為禁酒運動最盛之國，全國四十八州中，禁酒者已過大半，定六年後完全禁止。自開戰以後，更為嚴厲。

德奧 德奧兩國，當動員之際，即禁止兵士飲酒，令酒肆不得買酒於軍服之兵

士；加以大麥缺乏，故麥酒之製造，較前減十分之四。奧國則禁止用穀類釀酒，限制賣酒時間，自午前九點鐘至午後五點鐘為止。德國對於賣酒時間，亦有規定，惟其時間則隨地而異。

中立各國 中立國中，荷蘭於動員時禁酒，其後之取締，一委之地方官。對於兵士，則主嚴禁，瑞典動員之處置，任其主長，其後禁火酒，並取締葡萄酒麥酒之販賣。丹麥禁止用馬鈴薯穀類製酒，對於酒類販賣，亦嚴重取締。挪威素來節酒，故對於禁酒一事，不認為必要，其取締釀造，與丹麥同，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來，更禁止其酒。瑞士國釀造上之制限，與丹麥、挪威同，并禁兵士飲酒。然士官首先犯禁，故其禁令仍難有效也。

以上略述戰時列國對於酒精所取之政策，其最可注意者，對於用馬鈴薯及穀物釀酒一事加以限制或完全禁止之國尤多是也。酒精為一種滋養品，同時亦為毒物，即非毒物，而其滋養之價值，決不能與其原料之穀物相抵。此各國所以禁止。

或制限其消費也。戰爭所必需者，非僅彈丸硝藥，而糧食尤爲最要。普國弗列得力大王云：『欲戰必先飽，』誠爲不易之名言。况食物非僅軍隊所必需，而亦國民全體所必需。戰爭之時，一切生活條件，皆宜自給自足，而食物則尤其中之最要者也。

戰爭中兵士之聽察術

軍隊之有信號兵，猶人身之有耳目；人無耳目，則成聾瞽頹廢。軍隊無傳遞信號之組織，則消息阻塞，雖有雄厚之軍力，新式之軍火，亦未足恃也。此次戰爭中，各國軍隊，於此重要之職務，頗極致意。西歐戰地，北起北海之濱，南迄瑞士之邊境，其間協約聯合兩方軍隊，凡七百萬人，日夜從事於壕溝戰爭。此等軍隊，分爲無數兵團，大者曰師，師凡四萬人，小者曰伍，伍凡八人，編制不可謂不繁，戰線不可謂不廣，然在北海濱之兵士，猶得與在瑞士邊境之兵士，直接交通而無礙，即此足見其交通機關之敏捷矣。軍事中效用最大者，厥惟電話。戰地每一塹壕中，皆有電話收發機，

有電線與他塹壕相通，每一司令處，則有一電話總機關，以與各塹壕互相交通；各司令處又與大本營連接；復由大本營與國內各地連接，迴環不絕，如臂使指。其在前敵之兵營，所裝電話機，常有三四具；蓋恐被敵軍轟燬時，藉備急需也。其機關之敏捷如是，故在戰壕中之兵士，可與其家族作喁喁情話而無所阻礙焉。

擔任此等交通職務者，即爲信號隊。凡充信號兵者，必富有科學智識，并夙有經驗者，始可勝任。當南北戰爭時，電報術雖已發明，然其時軍中猶沿用舊法，日中樹旗幟，入夜焚烽火，以當信號。今日則不然，旗幟與烽火，僅於短距離之接戰，及行軍進退時用之，餘則無不可利用電力，以相交通。又當軍隊進退時，信號兵特備有特製之車輛，車中裝置電話收發機，且載有無數之電線。車行動時，電線續續引長，架於路旁樹枝，及燈柱之上，且行且引長，其狀如蜘蛛之吐絲。有時電線告匱，則就戰場上所裝置之鐵絲網，使其兩端相接，以通電流。駕車者手執一桿，桿端聯以電線，故車行離本陣雖甚遠，而消息無慮阻滯。有時信號兵探得敵人行蹤，則立時停車，

可於數秒鐘內與本營交通消息，其狀正如動物之有觸鬚，軍隊譬諸動物之本體與此相聯屬之電線，則為其觸鬚，觸鬚與危險偶相接觸，本體立時感覺，而知所趨避。此種傳遞信號之方法，雖所費不資，然於戰爭中效用甚大，於軍隊之安全，彈薦之浪費，所省亦不少也。

軍隊之傳遞信號，為術多端，而以電信電話無線電為最重要。其他則如日光通信法，旗幟，烽火，攝影，探海燈等，皆用符號，以傳遞消息者也。美國陸軍編制，以飛行隊屬於信號中。按以飛行機傳遞消息，實開戰爭中之新局面，此種傳遞信號之術，雖最有興味，然其職務則甚複雜而危險也。

騰騰彈

歐洲戰事甫開，而騰騰彈（Dundum bullet 一作達姆達姆彈）之交涉旋起。德之詆法，謂不應用騰騰彈以破壞文明國戰爭之公例；法之詆德，亦曰阿爾賽斯

之戰，德人固早已用此彈矣。交戰國均嘗以此懇諸美總統，而德法並有宣言，謂當正式伸訴於海牙和平會，請各國之公斷。夫騰騰彈究爲何物，乃足使交戰之國如是其斷斷耶？騰騰者，英屬印度一小鎮，隸於孟加拉省，而與省城加爾谷搭相接近。自千七百八十三年至千八百五十三年，其間曾以騰騰鎮爲孟加拉砲隊兵之總兵站，旋移設於米羅忒，以米羅忒之地位較爲適中也。騰騰鎮有大礮廠及爆彈廠，各一所，故有印度胡爾韋區之名。蓋謂英國以胡爾韋區爲軍械之出產地，而印度以騰騰鎮爲軍械出產地也。該廠曾製造一種鎗彈，鉛質而外包以鋼，彈尖（亦稱彈鼻）之鋼絕薄，以現時射擊力至強之來福鎗發之，則一著人身，其薄而且軟之鋼鼻，即豁然四裂，厥狀如菌，而鉛心乃緊咬飢膚，其所致之創傷，蓋至爲惡毒。此騰騰彈之正宗也。尚有臨時草創，就尋常鉛彈改製而成者，則祇須以錯刀鑼彈尖，使鎳殼裂爲長縫，至鉛心外露爲度。其豁裂之功用，與特製者無異。原騰騰廠之所以造此惡彈，則以譁變之印度兵，與沿邊之土番，常有猝然侵擊之事，其意氣之狂敵，

性情之獵慳幾於惑不畏死若僅治以尋常之彈丸決不能收驅除綏靖之效蓋尋常彈丸或包以鋼或包以鎳被擊者創口至小且無黏滯潰裂之虞若所擊而在臂腿在軀幹乃至在頭顱祇須其非致命之處則受傷後尙可以暫時支持不失其戰鬪之力至於騰騰彈則傷而致命自無待言卽非致命而受者痛楚已甚決不能復戰也故尋常彈丸所以擊敵使退者也而騰騰彈則所以使敵人不能復戰者也雖同爲利器同以滅殺敵人之戰鬪力而仁暴之間固自有未可同年語者英人不特用此彈於印度卽英屬埃及之蘇丹諸地亦時或用之千八百九十九年海牙和平會第二次大會時以英脫之戰英軍有在南非洲用騰騰彈之嫌疑而大起時人之嘗議實則英軍當時固未嘗用之也與會諸國卽於二次大會時議定國際條例戰時不得施放此彈各國均贊成而英美二國獨持異議然以多數贊同之故此例固已成立矣又千九百四年至五年俄日之戰日政府亦嘗以俄軍施放騰騰彈提出抗議按此彈形式不一上文已略言之矣然世俗則通稱之曰騰騰彈卽外交公牘

中亦沿用之。考騰騰之義，有謂應作啞啞（Dumb）解者，英文中類此之字甚多，而均難深究其命意，如體操所用有柄雙木球之稱啞鈴（Dumbell）是也。有謂騰騰係諧聲（Dunk）者，鎗彈發射時，聲促而洪，略如攀攀之音，是也。姑無論此類釋義，是否正確，然觀此可知印度造彈之地之騰騰鎮，乃地以物名，而非物以地名，則固然無疑耳。

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

歐洲各國既富於尚武精神，故其兒童亦自幼養成尚武之性質。如德國兒童，尤莫不耽於尚武之遊戲。德軍武勇之名，振於世界，自非無故。柏林市中，隨處常見兒童結隊成羣，為行軍之遊戲，隊伍整齊，號令嚴肅，有違犯者，輒受嚴責，受者亦唯唯不敢怨憤。至於僻靜之處，則常張幕山中，逼真野營，其他種種新式之軍隊遊戲，甚為盛行，此其良將勇卒之所以衆歟。俄國民風，向稱剽悍，兒童之戰爭遊戲，無處無

之日俄戰後此風尤盛巴爾幹諸邦中保塞兩國尤稱強毅好戰其兒童戰爭遊戲之盛行不讓俄德然較有古代之風入其國常見其兒童肩負洋杖羣行村市間整然有序若夫法美二國風氣稍殊兒童遊戲大抵多尙商賈英則以海軍名於世界故兒童亦好水戲當其弄棹淺水之間潑濺活動儼然水兵此足以窺見海軍思想之盛矣。

被燬之羅文市

德軍破比，入羅文市，因受市民攻擊，宣告燬城，於是千餘年之古蹟，遂成灰燼。考羅文市當十四五世紀，號稱全盛，當時有人口二十餘萬，紡織業尤為著名，後雖稍替，然猶居比利時重要之地位。其建築物皆中古美術之遺，而禮拜堂尤稱華美。有大學曰羅文大學，千四百二十年所建，生徒達六千餘人。時奧屬及荷蘭一帶必得羅文大學學位，乃可就官，厥盛可知矣。及十八世紀見封於法國共和政府。既而和

蘭政府復開之。未幾，復遭封閉。終以託名天主教重生。自是由教中神父主持，不受轄於政府。戰爭之前，尚有學生千五百餘人，又有圖書館，亦附屬於大學，爲千七百二十四年所成立，藏書至十五萬種之多。其他市中古蹟美術，所在多有，莫不足爲泰西文明之紀念。德人一炬，盡成焦土，可不惜哉！

英皇布告屬地之詔

英皇詔自治殖民地曰：『今茲之戰，甚非朕意也。朕自數週以來，日與我帝國臣民，殫竭智慮，圖消此摧殘人類文明，亘古未有之禍，斬使世界人民，咸克享平和之幸福，蓋無所不用其力矣。今比利時之疆土，爲敵人所侵奪，其城邑爲敵人所毀壞，我與國法蘭西，亦同受困迫，不能自固。使朕強禦是畏，不能仗義相助，是背我帝國之信誓也，是棄我帝國之榮譽也，是任人摧殘我帝國及人類之自由也。朕今外顧邦交，內順輿情，與敵宣戰，凡我帝國臣民，及我殖民地羣黎，咸喻朕意，無有貳心，朕

甚樂之夫尊重條約及君民之信誓固我大不列顥帝國世守之公器也朕視我英倫三島及我海外人民休戚一體無間親疏我殖民地人民亦咸願輸其忠誠協助帝國今各殖民地莫不出戰士獻資財以供國用上下戮力以攻強敵戰爭之勝利可計日而待矣此朕之幸也國之福也加那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旣貢入艦隊聽朕調遣復組遠征隊勇赴前敵南亞非利加亦願任軍事重職俾英軍輕其擔負此皆大有造於帝國者也紐芬蘭倍海軍預備隊人數贊助戰事加那大各督輸運餉精現已在道居者行者咸以獲濟凡此皆足以表我帝國根本上統一鞏固之象雖時局紛糾境地參差我帝國果何所懼乎

俄都之改名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頒詔首都彼得堡自八月三十一日後改名彼得格拉考改名之原以『堡』之爲字出自德語其義爲『城砦』或曰『市』改之者所以示恨德也。

彼得格拉，昔名魯斯脫埃郎特，譯言『歡樂地』，一荒穢寂寞之寒村耳。自彼得大帝蹂躪瑞典以還，雄心勃然，謂與其築都於英吉利阿及芬蘭關鍵之休格洛斯塞爾堡，不若魯斯脫埃郎特之爲愈。蓋此地前臨波羅的海，形勢優勝，足以支配全俄，而發展勢力於海外也。及占領以後，遂毅然以己名名之曰聖彼得堡，決謀遷都。千七百三年五月，遂築城於是。歷一載而築室三萬。帝復爲殷盛計，大遷富室以實之，徵課苛稅以供國用，并令建築室宇，務極宏麗，富室往往因之貧乏。更召民服役，逃者罪之，死亡枕籍，一歲之中，達十萬人。長城築怨，阿房築愁，不是過也。洎海道既通，港灣旣成，商舶之來自英和者，日以益增，而俄都於是乎遂臻今日之繁富。今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不惜舉數百年來習用之名稱而改之，俄德之結怨，亦可謂深矣。

受傷之比國文豪

比國文豪梅德林克氏，以比境立斯得之役，身中礮彈，致受重傷，聞者惜之。考梅

氏爲現世哲學兼戲曲大家，素宗神祕主義，著作頗富，生於千八百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二歲，居比國東弗蘭德之根特市。幼入大學，習法律；千八百八十六年，充律師；是歲，赴法京巴黎，與其間詩人騷士游，大受神祕派詩人魏烈多立哲亞當之感化。比國民族種性有二：曰瓦倫士，曰弗蘭達士，言語互異，性情不同。瓦族近似法國，心力纖巧；弗族鬚鬚荷蘭，湛於思索。比既以二族立國，斯其文學亦各有偏隘，士多心焉憂之，因相約爲文學獨立之運動。千八百八十三年，詩人雷孟野、埃佛費海棱、小說家羅顛拔等，結社於比舊都布爾基，梅氏與有力焉。時梅氏著《小兒殺哉》，一文登《拉納拉特雜誌》，既而歸弗蘭德，飼蜂養性，深索幽玄，時爲短歌，以自娛。千八百八十九年，著《馬奴姬》一劇，頗遭時人譏評，而奧達布密爾勃獨推爲比利時之莎翁。蓋氏之思想，受莎之影響者深矣。此外所作，有《侵人者》、《盲學者》、《沈默諸篇》，其特長在論生死戀愛，一以神祕之徵象表之。嘗娶一女，優爲室，才色雙絕，有所作，輒倩婦演之，亦文人之韻事也。梅氏雖哲學家，然生平篤於愛國之情，非排斥戰

爭崇奉社會主義者流。今茲受創，蓋執戈矛衛祖國所致，可勝惜哉！

托爾斯泰夫人之愛國

俄國託爾斯泰伯爵，世界著名之大文豪也。其夫人蘇菲亞氏，自伯爵逝世後，淡於世務，即由約斯納耶返波利納耶故邸，優游隱居，以樂餘年。年今七十矣。今茲俄德戰起，夫人激於愛國熱誠，上書政府，自請充俄軍看婦護親，赴槍林彈雨之場，躬執救死扶傷之役，賢哉夫人洵不愧託氏之佳偶矣。

德法空中之戰鬪

德法開戰方始，法有飛行家某，以平帆飛機衝擊德徐伯林式飛艇，毀之，殺其乘者二十五人，衝者殉焉。此法飛行家，吾人可錫之嘉名曰『人彈』。先是法有勇武少年飛行家數千人，相約以血肉之軀，代銅鐵之彈，而爲國家殺敵。蓋德人所誇尚者，

爲徐伯林式飛艇而法人則以飛行迅速之小平帆機自詡故兩國天空之戰即各用其所信用之機。他日二種飛機在飛行界中孰占優勝將於今茲之戰爭卜之。第一次之戰在德法接壤之杜爾鎮。鎮在盧森堡南數哩法疆要塞之一也。德軍將進擊礮臺乃先之以飛艇騎兵及諸斥堠隊使偵敵情且加毀損而別以一軍取道盧森堡及比利時出法之礮臺線。八月三日杜爾鎮人忽覩一徐式大飛艇向鎮翩翔而至高入霄漢。鎮人大懼炸彈下擲紛紛奔竄。守兵亦向空射擊。未幾突見一黑點直射德機其速如矢蓋卽法防營中所遣之小平帆飛機也。德人既見立以鎗射之不中。旣而法機益高將過德機德人乃急擲載重沙石力圖上昇然法機倏出德機之上旣上突然向德機下撇兩飛機同墜於地。乘機者法人一德人二十五皆斷脰裂腹而死。事後傳者咸以法國殉身之飛行家爲羅蘭嘉洛斯。羅嘗由歐至非飛渡地中海夙以勇猛著稱者也。繼乃稔知非是特其計固出於羅氏耳。

俄都之德謨

戰爭方始之時，俄廷在都中德國使館，搜獲偵諜俄國軍事之證據，詳加檢察，知偵諜者非德人而爲俄人。且非俄國尋常之人，乃豔如桃李之郭萊英密麗伯爵夫人也。夫人在俄都交際社會中，廣有聲譽，幾於無人不識。邸第宏麗，廳事尤廣，專以延攬當世貴族。當世貴族，亦莫不以得交夫人爲榮。夫人因是得以刺探各機關機密之事，以通於德奧，年受俸金一萬盧布，而以間諜自任。事發，夫人被逮，俄政府處以絞刑，連坐者二百餘人。聖彼得堡市長某，亦因是案免職，一時哄傳都下。俄國各報，莫不爭載其事。

戰機之祕密

英文北京日報，嘗著論言今茲戰爭消息之祕密。其文曰：『近世歐洲各國，雖以五十載之經營，得交通上莫大之進步，然戰信之不明，未有如今日者也。各國當局，

早自信今茲戰事，不須訪員甚至嚴禁探訪軍事之人，闖入戰地，故吾人今日所知戰事之信息，僅爲各交戰國政府之所宣布，而其語又皆不實不盡。至兩軍之位置若何，行動若何，兵力若何，吾人皆不得而知之也。英亦嘗布告己國軍隊之損害矣，德法亦嘗發表殺敵獲俘之狀矣，然非飾勝則諱敗，而皆非其實。自德軍侵入比境以還，其間歷次大戰，可載於史乘者，何可勝數。然吾人特稍知崖略而莫能歷舉其名。蓋吾人所知，僅得諸官中之偶述而已。今日聞之德謂英敗於敵，明日又聞之英則謂德方爲敵困，德稱獲敵數萬，俄僅自認小挫，俄稱下德某城，德人則云堅守無恙；以至若法若比若奧若塞，凡以所傳，莫不皆然，欲求一稍可據實之消息，而卒不可得，此誠事之至奇者也。夫以戰事情實，若是其難明，各國掩蔽，若是其周密，而當世人士乃僅自各報紙所傳東麟西爪模糊影響之談，據以推測將來之大勢，從容論列，自以爲明無不燭，知無不周，而不知其已陷於大誤。蓋欲測各交戰國之將來，非於其軍略之主要，真知灼見，莫能爲功；而所謂軍略者，各交戰國正在嚴守祕

密之時，而決不爲外人道也。至於各國之譁敗爲勝，於己之所損，隱匿惟恐不至；敵之所失，表暴惟恐不周，以及軍事上之行動布置，慮爲敵所利用者，無不嚴防洩漏；凡此皆不足爲各交戰國責；蓋消息傳布之迅速，非惟使敵莫畏，而一切祕密，盡爲敵知，所損實大也。然以今日海陸軍之戰爭，皆藏在隱幕之中，他日結果，將使此次戰爭之實錄，非至戰事既終，莫爲世聞。吾甚望從征軍吏，乘軍事倥偬之餘暇，秉筆詳錄，以傳諸後。蓋數千百年以來，全世界報紙之無裨於史料，此其最初矣。載筆論世之士，欲知此次歐洲戰爭之真相，不可不靜俟老軍事家最後詳確之實錄也。』

飛機擲彈之法

自開戰以後，德軍屢在法比各都市，乘飛行機拋擲炸彈。屢使錦綺市街，悉成沙礫，繁華都邑，盡作戰場，誠可懼也！考乘飛機拋擲炸彈，必有三人主之，方可集事。其一爲操機人，專司運轉機體，定進退旋轉之方針；其一爲擲彈人，專司挾持炸彈，行

相地拋擲之職務；其一則靜坐機上專司電話聽達器，傳遞操機人與擲彈人之語。蓋飛機翱翔雲中，機聲轆轤，如狂風疾雨，震人耳鼓，非有電話爲之傳達，雖近在咫尺，亦邈若山河也。擲彈人座前，置采色地圖一軸，圖中詳載山川城郭道路遠近，與下方地點，不差累黍。旁有巨穴，擲者且閱地圖，且引首穴中，覓擲彈相當之點。而操機人則惟專注敵人向空射擊之礮彈，與其施用探照燈之窺伺，詳計距離之遠近，而巧爲進退趨避焉。既定拋擲之點，則擲彈人卽由穴取彈下擲，無不命中。夜間日落星稀，下界咸入昏黑，則此時最便行事。機上可視車埠街市燈火，人語最多之處，爲進行之方向。乘此敵人弛備之際，深入其境。洎夫東方破曉，晨曦欲出，則收機飛回，其常例也。

俄國軍人之格言

昔俄將篤拉柯洛夫，頒訓軍人，至今俄國軍人奉爲格言，錄之，亦足以見俄人尚

武之氣概也。（其一）凡爾軍人，宜以忠誠勇武，對越上帝；不愛其身而愛其戰友，舍其生而救戰友者，勇士也。（其二）非直禦敵，必以殺敵，鎗損則以柄，柄折以拳，拳傷以齒齶。（其三）不以死戰，非眞戰也。（其四）爾雖死，毋俾爾鎗離爾手。（其五）在敵彈下，宜疏散，勿密集；敵在彈下，宜密集，勿疏散。凡搏敵，指不若拳，足能助足，臂俾臂強，一不幸，猶幸也；二不幸，半不幸耳。亂隊錯伍，乃不幸也。（其六）發一彈，必求中焉；偏而不中，若鬼笑何！（其七）節爾彈，勿輕發；戰雖劇，彈三十足矣。（其八）惟神庇勇，勇士知前，不知左右，何有於後？（其九）望見敵騎，附刀爾鎗，泰然待之，勿急勿躁。俟近二百步而後射之。（其十）凡軍臨戰，乏食失眠，至於疲餓，此懦夫之懼，而勇士之樂也。爾有困苦，敵亦同之，豈僅爾一人爾？亦胡畏語云『堅忍至終者勝』。（其十一）一擊不求勝，至再至三，勝亦莫必，四擊五擊，期勝而後止。託詞護創友而離伍，非篤於友誼者也；非愛厥友，愛厥身耳。能殺爾敵，一軍且賴之，豈惟爾友？（其十二）方進軍，步必勇，勿離伍，勿糾遲，遲一頃，遲百二十步矣。（其十三）凡軍宵營，勿俱寢，而况

於戰時乎？（其十四）軍之指揮，令出必當，宜示人以當爲毋強人以難行。（其十五）爾當爲上帝爲我皇爲俄國而死！（其十六）勿暴民，民實畜爾。暴民，賊也。兵可作賊乎？（其十七）整爾武器，慎爾槍彈！戒爾餓糧，衛爾足脰！此爾目也。（其十八）強毅勇猛，果敢正直，恭恪篤誠，兵之分也。上帝爾之將帥，必予爾勝，爾胡疑！

海戰之革命

英國海軍提督斯考脫，曾著一文，論今後之海戰，將悉改從前之狀況，略謂自潛航艇飛行機發明以後，將來海上之武裝，當全恃乎此，而現存各式戰艦，與今日所謂無畏無敵之弩級艦，皆將成爲過去之時代。戰艦之勢力，縱極強大，然有潛水艇嚴重防衛之海岸，決不能侵越一步。故今日軍艦所司攻守之任，殆已全爲潛水艇所奪。且戰艦之主要任務，首在敵艦之攻擊，今既難出動於外海，則其攻擊力，亦已消失。故潛水艇與航空機之出現，海戰之形式，實完全爲之一變。無論如何之艦隊，

決不能避飛行機之監視。而潛航艇雖在白晝，亦公然得加以致命之打擊。由此觀之，不特戰艦早歸無用，即至速之巡洋艦，亦鮮有使用之機會。今日海軍已入於全然革新之時期，海軍將校，不復有海面上之生活，而僅有水底與空中之生活而已。其在戰時，監視航空隊，常飛翔空中，從事於警視之任務。潛航艇不絕整其出動準備，出現於敵軍之視界內，則襲擊艇隊，不問氣候及時之明暗如何，即可進發索敵。依發見次第，不稍假借，而一一擊沈之，使其船員悉葬於魚腹之中。戰鬪艦之無用若是，不特在公海極為危險，即在防禦港內，亦易受敵之攻擊。蓋以潛航艇掃擾港內布設之防材，其事至易也。故余謂今後潛航艇之驅逐戰艦，使不留片影於海上，猶自動車之驅逐馬車，使絕跡於路中也。

猶太人對於戰爭之心理

某猶太人云：『吾猶太人在俄國所受之暴虐，非紙墨所能宣。此次各國交戰，多

數猶太人雖均爲俄皇行祈禱之禮，然此特表面之事，其中心之憎惡憤怒，已達極點，恨不呪之一敗塗地。至於在德奧之猶太人，則其爲德奧祈禱，頗出眞誠；蓋德奧之待猶太人，實較俄國爲寬大，惟懼敗後亦同受俄人之虐也。然英法待遇猶太人，較德奧尤爲寬大，故猶太人雖望俄國之敗，而祈英法之勝。但俄之暴虐猶太人，惟政府爲獨甚；普通人民，待之頗厚，故將來民主之勢力稍盛，猶太人在俄國之境遇，可望較好也。』

法國非戰主義者之助戰

法國非戰派之運動，頗稱猛烈，兵營之內尤盛。勞動會定章，凡會員入兵營者，由會中每日給金一辨士。兵士既受此金，必須至會聽非戰論之演說。又有所謂教員仁惠會者，其會員皆盡義務，對兵士演講非戰之理。千九百十二年，非戰主義者大會，決議會員不赴徵召。然戰事既起，預備兵召集令一下，從前與議之會員，皆執械

從戎，不遺一人，卽保守派新聞，亦復行不願言，大呼萬歲，誠可異哉！

俄國之新國旗

俄國國旗，向爲白藍紅三色。戰時俄政府改定新式國旗。其製，紅色一部分仍如其舊，惟於藍白二色之四周，緣以黃色，而近柄之白色一部，改加黃色外，並印俄國黑頭雙鷹徽章於上。此式蓋以國族與帝族相合而成，所以示君民聯合之意云。

世界軍醫之進步

世界愈文明，則戰器愈利，而戰士之觸利器者愈衆，使無良醫爲之救治，則其禍何堪設想。某醫學報載稱，據近數十年之調查，世界軍醫，進步頗速。其計算之法，蓋以受傷者與不治之人數爲比例。如克利米亞戰爭，法軍死者二四·九%，卽百人之中，治療無效而死者，約二十五人也。其後意大利之戰，死者一七·三%，一八六

四年之戰，德軍死者一一·一%，美國及西班牙之戰，死者七·六%。至日俄之戰，日軍死者六·八%，俄軍死者僅三·二%而已。軍醫之進步，於此可見。

法國新發明之毒彈

聞法國發明家某，發明一毒性炸藥，其毒力至爲可驚，能於一分時內殺千人，而不見一滴之血。法德瑪爾納河之役，聞法軍曾用此彈，破聲既息，但見德軍死屍，仍植立不動，兩手持槍，以軛抵肩，作射擊之狀。蓋觸此彈時，僅身體上之某機關，完全癱瘓，以致殞命，身體並未受創，不覺痛苦也。惟發射之際，非專門家不能勝任；其使用法，亦與常彈迥異，必須有特別複雜之構造，非普通野戰礮所能發射。使此說非虛，則此彈誠可謂最新最猛之殺人機矣。

倫敦開戰後之條約

英國奢華之名，著於世界。自大戰爭後，社會生活，日形艱困，俗尚驟變儉約，衣不求美，食不求精，吸雪茄者則代以菸斗。有富翁宴客，僅具冷雞火腿，繼以乳糕及蒸葡萄，且以女僕進食。設具品過多，客且視主爲不恭，以其非宴會時也。倫敦教長，曾遍勸市中巨室，常餐勿過二品，遵者甚衆。日用各物，因買者爭先預購，以備缺乏，故價皆飛漲。善於治家者，用度皆非常撙節，或由巨廈遷入陋室。商店之售日用需要品者，戶限爲穿，否則門可羅雀。婦女服飾，亦咸崇樸素；從前領售二十一先令之女衣，雖減至十五先令，亦無人過問；蓋婦女亦隨時尚，不願購美品以自飾也。

弩級艦

弩級艦亦稱無畏式軍艦，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始出現於英國。起工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二日，亘十四月而竣工，排水量一萬七千九百噸，速力二十二哩四，主砲十二吋口徑破十門，補助破三吋口徑速射破二十四門，此戰艦爲從來未

有之最大戰艦，其艦名爲 Dreadnought，即譯稱弩級艦者也。於是列強之戰術家造船家，均驚爲世界無敵，競建造與弩級艦同等或弩級艦以上之戰艦。列強之所謂海軍競爭，即弩級艦之競爭而已。弩級艦之特色，在有多數齊一之巨砲，且有高速力。從前之戰艦，最大者不過備十二吋破四門。弩級艦出現以後，最少者八門。最多者至十四門，口徑至少爲十二吋。惟德國有十一吋者；日本之金剛艦與美國之特克薩斯艦，則至十四吋；英國之女皇伊里沙伯號，則更至十五吋。現稱備十三吋半至十四吋口徑之破者爲超弩級艦；備十五吋口徑之破者爲超超弩級艦；其速力概爲二十哩至二十三哩。但弩級巡洋艦之速力，則爲二十五哩至三十一哩。至備巨礮而不齊一者，英國軍事家稱爲不齊一兵裝弩級艦。其發射之彈，亦不少於弩級艦云。

奧帝之身世

奧地利老帝約瑟一世，爲現今帝皇中之克享遐齡者。而其身世之悲慘，實甚於無告之窮民。無論何人，苟爲老帝設想其境遇，殆未有不下同情之淚者。老帝卽位無幾，即遭拿破崙三世之蹂躪，大敗於索希利那，割地求和，皇弟又爲拿破崙三世所給，鎗斃於墨西哥，旣而有普奧之戰，復大敗於沙都華，失日耳曼民族之號令權，同時復割威尼斯於意，一八八九年，皇太子路德爾夫自盡，翌年皇姪喬姆公出族；一八九七年皇帝之妹在巴里遭火災而死，次年皇后在瑞士養病，爲意大利之無政府黨員所刺。大戰起時，帝年已八十有四，適又染病，軍國大事，多賴皇儲飛迪南公之助，而復遭塞爾維亞人之暗殺，且并及於皇儲之妃，遭遇之慘，殆無有甚於此者。值耄期倦勤之時，旣感身世之飄零，又苦干戈之擾攘，人生帝王家，誠大不幸之事也。

歐洲某歷史家言通觀人類之歷史，自西曆紀元前一四九六年至紀元一八六年，凡三千三百五十七年中，其三千百三十年爲戰爭之年，二百二十七年爲和平之年，即戰爭與和平之年爲十三與一之比。可知人類之歷史，即不絕之戰爭歷史，而戰爭實爲人類之常態可知。一八六一年以後，則有美國南北戰爭，普奧戰爭，法墨戰爭，巴西與烏拉圭戰爭，普法戰爭，俄土戰爭，雅片戰爭，法越戰爭，米西戰爭，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日俄戰爭，英特戰爭，巴爾幹戰爭，意土戰爭，摩洛哥事件，墨西哥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等，皆著名之大戰爭。其他之小戰爭，更不勝枚舉。據某統計家所示：自一七九三年至一八八〇年間，世界大戰爭凡十三起，計耗戰費三百萬萬元有奇，戰死者四百四十七萬人，可謂酷矣。

屠肆之羣羊

上海大陸報中曾揭一諷刺畫。畫爲一玩鏡，鏡之右爲軍士，鏡之左爲羣羊，意謂

此羣羊即軍士之反映焉。圖中繫以說略謂「聞威爾遜總統，已向德皇探詢德國對於議和之意見。依吾人所感想，威氏之企圖，對於各國政府，必無何種之效力，以無論何國，未感受失敗之警告也。各國政府之所以開戰也，或欲實行其寶貴之計畫，或欲保存其寶貴之權力及優勢，或則欲自他國攫奪或種之權力及優勢。此種希望，尙無一國願放棄之。在各國政府之意，使於今日而停戰，直不啻自認其開戰之無謂，以重要事實，未有一着之完成，不過回復其原有之地位也。設非萬不得已，又安能輕易允從乎？雖然，戰爭之其他要素，又何如乎？吾人所謂羊者，又何如乎？此戢戢之羣羊，其頤俯首帖耳，自趨於大戰之屠肆者，又能歷幾何時間乎？嗚呼！此則政府之所未知，而羣羊之在今日，亦尙未自知者也。然據吾人之推想，則彼等或已稍稍計及之。夫此次戰爭之進行也，爲時固尙未久，故羣羊咸激於一時之意氣，與愛國之感情，不暇沈思宿慮，而使政府得挾上帝之名義，以用之於戰場。顧今此羣羊之一部分，或埋葬於地下焉，或偃息於醫院焉，或被敵人所拘囚焉，或肢體傷殘

頽然以返故國焉。而各國政府，亦漸知其勢之不可恃，非選能言舌辯之士，以解釋其應犧牲多數之羊之理由，則慮人民之思想過度，闕其消息而不露而已。時機之早晚不可知，必有發生反動力之一日，亦必有羣羊厭倦戰爭之一日。至羣羊既厭倦戰事，則各國政府，庶幾知必須議和之理由，而威爾遜總統之好意，亦不至徒託空言矣。

列國航空力

現世航空機關，發達甚著，海牙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曾宣言禁止用輕氣球及其他之新方法，投下爆烈物，至將來第三次萬國和平會議閉會時，為禁止有效之期間。然列強中批准此議者，僅英美兩國而已，故此議迄無效力。此次開戰，各國多用飛機以覘敵，或投射爆藥以威敵，此為從前戰爭所未有者，茲將交戰國之航空機關，表示如下：

| | 德國 | 法國 | 俄國 | 英國 | 奧國 |
|-------|------|-----|------|-----|------|
| 陸軍飛行船 | 二八 | 一五 | 一三 | 七 | 四 |
| 飛行機 | 1100 | 700 | 1100 | 116 | 1110 |
| 海軍飛行船 | 10 | — | — | 四 | — |
| 飛行機 | 四〇 | 一一 | 八 | 100 | 六 |

歐戰中之童子斥堠軍

童子斥堠軍在英國之價值，昔西爾普列斯大佐（Captain Cecil Price）嘗於黑勃脫雜誌中論及之。普列斯謂當國家危急之時，童子斥堠軍實能顯示其組織之完備，機關之靈捷，而為國家所利用云。當歐洲禍機初發，戰雲瀰漫於英國全境，斥堠軍總司令培但巴威爾（Robert Baden Powell）立時通告全國各司令部，令各準備，供緊亟之需要。於是兩星期間，各地斥堠軍齊集倫敦，應動員令者，凡二

萬二千人。其所負之責任，略如下之所列：

布告居民，使知戒備，及其他關於兵士下宿，宣布命令，預發警告等事。

便利交通，如偵騎信號，無線電信等事。

保護及偵察橋梁溝渠電線等，以防敵人之損壞。

收集關於軍需運送之報告。

襄助人民保安方法。

救助因戰事患病受傷者之家族。

經營戰時衣服食物之棧房及避難所施醫局施湯所等。

引路傳令等。

以飛艇傳遞公文。

海面斥堠，軍防護海口港灣，於無浮標處，引導船隻之路程，燃燈以示與國之艦隊等，并協助沿岸之邏卒。

英國政府認童子斥堠軍之制服，視與現役兵同等。然童子斥堠軍，不挾戰鬪之軍火，未經正當之操演，固仍未失其非戰鬪員之資格也。比利時童子斥堠軍有名萊生 (Georges Leyen of Liege) 者，年十八歲，曾以軍功授勳章於比王亞爾比爾德，并得有比王委任狀云。又有一法國童子斥堠兵，爲德人所得，欲其漏洩本國軍情，童子毅然拒絕，卒以此被害。普列斯大佐，敍其事最爲感慨。其言有曰：『……童子揚趾高步，向電站而行，平野在目，一碧如鏡，其時但聞排鎗訇發，響如連珠，童子身當其境，略無怖容，惟抗然微哂而已。』勇哉法國之少年也！其人其地，與其傳俠之事實，將永垂千古矣。

獸戰中之犬

史傳紀元前六百五十年，埃阿尼 (Ionia) 之希臘人，曾利用犬類，以與森米林人 (Cimmerians) 開戰。惟爾時之所謂軍用犬，無非一種類似於狼之野獸，而用

以追逐搏噬而已。降至二十世紀，犬在戰事之應用，尤為廣大，然其功效，則反以用於慈善事務者為最主要也。就實際論之，犬之效用，至少有五種。最主要者，為紅十字犬，所以協助戰地病院之人員，以尋覓林壑溝渠間之傷兵者也。其次則如傳信犬，尋緝犬，巡邏犬，以及駕駛車之曳重大犬是也。

犬之用於戰時者，以比利時種為最良，德意志種、法蘭西種、英吉利種間亦用之。巴黎出版之自然界雜誌（*La Nature*）對於用犬之事，言之頗詳。自然界雜誌記者，謂犬之適用於戰地尋覓傷兵等，在比境之法軍，實導其源，德國繼之，而加以完密之組織焉。今錄自然界雜誌之言曰：

比利時人久以犬類供遊戲及實際之用，人苟遊發蘭德（Flanders）之境，隨地可見無數之貨車，以犬駕之而走。至用以尋覓傷兵之犬，最初陳列於奧斯坦特（Ostend and Spa.）。其後數年，創一國家學會，以為豢養犬類之試驗。其研究所得，頗著成效，因之遂有紅十字犬會（Société du Ghien Sanitaire）之創

設同時在法國德國又有數多同等之會社出現其目的皆在馴練犬類以供搜尋傷兵之用蓋傷兵往往竄匿幽僻之境雖極細心之戰地救濟員亦不易尋得惟代以犬則賴其銳敏之嗅覺故能掘土以跡得之後此手創紅十字犬會之比利時陸軍中尉普脫氏 (Lieut. Vande Putti) 又承認曳重犬之足供礮車之用厥後三協商國乃更協力研究曳重犬之豢養馴練故當大戰爭發端比軍已有犬一隊足供駕礮車之用云。

自然界雜志記者所述至此又舍其本國之事實而論德國軍用犬之組織相爲比較以自示其國之非弱記者謂德國講求豢犬之會自一八八〇年至今有會員四千人其會中所公布之表冊載犬四萬五千頭其中有四千頭編入軍籍專供戰時之用其分類法如下：

- 一、警察犬 (P. H.)
- 二、紅十字犬 (S. H.)
- 三、搜尋犬 (Z. H.)
- 四、傳信犬 (P. H.)
- 五、巡邏及守衛犬 (W. & B. H.)

此等犬類，分爲兩隊：一充現役，一爲後備。後又設一專事馴練犬類之局，所附隸於衛生部云。

比利時種犬，經多年之選種淘汰，其遺傳之最良者，爲麥里尼種（Malinois）；格羅南台爾種（Gronendaal）及脫武蘭種（Tervueren）。他如德國多用蒙司脫（Munster）亞爾薩斯勃爾（Bale）等地之犬種。英國俄國則多用亞賴台爾種（Airadale）云。

輕騎軍雖非戰時，亦常畜傳信犬及巡邏犬數頭。其他聯隊，則每隊必畜犬十餘頭。馴練合用之巡邏犬，常匿身邱壑叢林之間，其聽覺非常銳敏，略有微響，即能感知；聞敵人步履，不卽聲張，但赴本營，使兵士皆起而戒備，其於夜間巡緝之功用如此。又此等犬類，間諜尤利用之以自衛。例如間諜入敵陣偵取消息，放燈鳶以爲識，忽有敵軍還者來，則犬聞聲立報，間諜以示戒備。搜尋犬則時隨哨兵尋哨，隨地嗅敵兵之足跡，以發伏兵之匿處。至傳信犬之效用，能傳遞祕密之文件，殆人所盡知。

紅十字犬則用以搜尋傷兵及死屍，敏捷非常，尋覓有得，則狂吠不止，以待救護員之至。又曳重大犬用以曳礮車及轎重車，亦頗行之有效。舊時法國萊武退將軍(Leytey)遠征摩洛哥，曾用曳重大三十頭以臨陣云。

歐洲大戰爭要人小誌

錢智修編

英外交大臣格雷

愛特華德格雷氏 (Sir Edward Grey) 戰時居英國外交大臣之職，格氏先爲國會議員，復於格蘭斯頓內閣任國務次官，蓋歟歷政界已三十餘年矣。氏之政治行爲，一以正直坦率爲職志，故國家大問題起，兩黨人均信任勿疑。其外交政策，力矯縱橫捭闔之惡習，與一般權謀家異撰，務使英國與列強保同等之友誼，而不生特別關係。即此次大戰爭開始，猶在平民議院演說，謂英國無爲俄法而戰之約束。

也。一九一二年一月，氏之演說，於其力避歐洲困難之意，尤昭然若揭。今逐譯之如左：

余願力加保障，俾諸君對於外交政策，勿受惡劣顧問員之搖惑。余亦知自由黨中，頗有謂吾人之於亞洲，未加充分干涉，如蒙古問題，尤彼等所注意者也。諸君聽之，設諸君而信此種政策，令我國積極干涉中亞問題，遠過於印度邊界之外者，則不特海軍費有加無已，尤須擴極鉅之陸軍費。彼不滿意於現今外交，而以改絃更張為請者，據余之意，直主張干涉世界事情，至最高限度，而減損友誼至最低限度之政策耳。蓋其說果行，足使吾人之在歐洲，無一友助也。

格氏之不主挑釁，以傷各友邦之感情，至與德開戰，遂收其良果。彼英人之與國
慕多，而德國則勢幾孤立，非其明效大驗歟？

里阿保爾特勃區託德伯爵 (Count Leopold Berchtold) 爲奧地利之大政
治家，歐洲大戰爭，即由勃氏之侵塞政策而激起者也。初，一九〇八年，伊倫塔爾伯
爵 (Count d'Aehrenthal) 任駐俄大使時，以慾遂革命黨故，毅然合併波斯尼
亞 (Bosnia) 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已冒引起歐戰之危險。勃氏之對塞殆
亦循其故轍，惟當時俄人見創日本，原氣未復，尚非其時耳。

勃氏少年時代，未受軍事教育，其任外交官也，頗敏練有禮度；長身玉立，美丰儀，
工談議，年未四十，即爲聖彼得堡駐使；後遂繼伊倫塔爾，任外交大臣。其洞矚俄人
外交政策之主旨，蓋於當世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焉。當奧政府向塞下哀的美頓奮
時，氏已逆料其結果之奚似。其初呵亨羅希親王 (Prince Goafried Hohenlohe)
奉奧皇使命，通聘俄皇，曾受關於巴爾幹問題之全權，保持平和之希望，即在此一
著。顧其事卒失敗，而奧人對於諾威巴薩 (Novibazar) 之森寂克河 (The Sanjak)
及愛琴海，亦基礎益固，是皆勃氏深謀遠慮之功也。氏之外交政策，一承伊倫塔爾

之遺風，又以生長閱閱，故以國民發展，與君統貴族，有密切之關係。其唯一目的，在保存奧地利帝國之權威，然其所出代價，蓋亦不輕矣。

德相荷兒惠克

豐俾塞曼荷兒惠克 (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於一九〇九年，被任爲帝國宰相。先世本普魯士商家；一八四〇年，始列貴族。德皇幼時，曾與同學於蓬恩大學，其君臣之相得，抑有由也。惟其擢陞是職，則由循資歷練得之，非出德皇寵任。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九年，歷在哥丁弇士多拉堡，柏林三大學肄習法律；既畢業，爲律師者六年，乃任波士坦推事，與德皇過從益密。生平頗耽哲學，軀幹修偉，襟度靜穆，工演說，語極明瞭可聽，其體魄上之優勢，輒令見者神移。然當未達時，德人固未知其承襲俾思麥之鐵血主義，而有擔當大事之雄材也。

一九〇八年，德國政界，頗具恐慌之現象。是時帝國議會，有一派議員，欲令宰相

擔政治責任一億元之政費預算幾難成立馮巴樂氏 (Von Bülow) 既以演說不慎，失議會信任，而德皇亦躬遭嫌疑，人咸爲繼任者危。顧荷氏卒能解決之。當氏受任時，國人頗深贓異，未幾，乃知任命之得當。蓋氏之才名，雖爲德皇所掩，其處理國政，則成績昭然可見也。

英相愛斯葵士

歐洲大戰爭，於外交界赫然露頭角者，首推英內閣總理兼大藏相赫巴脫亨利愛斯葵士氏 (Herbert Henry Asquith)。以清教徒之後裔，門閥資財，均不足憑藉，卒能奮發有爲，以居格蘭斯頓所曾居之地位，而爲現代文明之保障焉。其能力之過人，不亦可想見耶？氏以一八五二年生於約克希爾郡 (Yorkshire) 之摩爾黎市 (Moreley)，歷受倫敦市立學校鄂斯福鮑里阿學校之教育。年二十四，居林肯律師公所爲律師。至四十八歲，爲英后之法律顧問。然氏之志望，尤在平民。

議院一面。一八八六年，遂由東法孚區，被選爲國會議員。逾四年，沙士勃雷 (Salisbury) 內閣以不信任票推翻，於是自由黨組織內閣，而以氏爲內務大臣。論者謂氏之運動力爲獨多焉。

氏爲內務大臣時，於自由黨立法案，多所主張。時貴族議院，屢與政府相持，氏俱堅定不少挫。一八九五年，自由黨失敗，統一黨組織內閣，氏退職閒居者十一年，於執律師業外，仍盡力黨務，對於愛爾蘭自治問題，與羅斯勃雷 (Rosebery) 等旨契合。一九〇〇五年，倍爾發氏 (Balfour) 辭職，邦納曼氏 (Bannerman) 繼任內閣總理，以愛氏爲度支大臣，定老人年金制，又提倡社會改良，輿論益歸附之。至一九〇八年，邦氏辭職，遂爲內閣總理。

法總統樸蔭培爾

樸蔭培爾 (President Poincaré) 之政見，於內治主選舉改良，於外交主擁護

三國協商既被選爲總統，即任命三國協商之倡導人迪爾凱塞（Delcasse）爲駐俄大使。歐洲大戰，俄法英之友誼，日益鞏固，殆食其政策之後報者也。面蒼白，多鬚髮，軀幹不修，而精力彌滿，博學多材，藝名畫家特加氏（Degas）謂以政治家而知美術之真趣，於樸氏爲僅見焉。著書甚多，風靡一時，在法蘭西阿喀達米（學藝會之稱），與其從昆季亨利氏（Henry）齊名。曾任律師，於法廷列第一位，歷任教育財政總長，均卓然有聲；又曾居美術顧問，國民博物館顧問，法國技術會會長，巴黎大學校友會會長等職。

樸氏在戰時年方五十餘歲，其政治生涯，方興未艾。在此危疑震撼之秋，適得氏爲總統，實法人之厚幸。蓋自普法戰爭後，第三期共和政治成立以來，其總統之強毅，有如樸氏者，頗不數數覩也。

奧陸軍統帥霍曾陶夫

奧匈陸軍，現以男爵康辣德豐霍曾陶夫氏（Baron Conrad Von Hötzendorf）執司令之權，上自奧皇，下逮將校兵士，均信任之。其編制軍隊，能力優裕，論者推為奧國之吉青納焉。氏以一九〇六年任參謀總長；一九〇八年，受陸軍上將銜；一九一一年，去參謀總長職，為陸軍檢查官；逾年仍受原職。

德海軍大臣鐵兒比士

德國海軍大將豐鐵兒比士（Admiral Von Tirpitz）者，手創德意志之海軍者也。雖此次戰爭，結果卒係德國敗衄，然其海洋力量雄厚，組織完善，則已為當時列強所驚歎矣。鐵氏之海軍計畫，於一八九四年秋操，大著成績，遂蒙德皇嘉獎，授正參謀之職。逾年大操，一切規畫，均出其手。一八九八年，任海軍大臣，於擴張海軍，尤多盡力，務使與陸軍有同等力量。既於基爾（Kiel）運河建築軍港，復新定條例，教育海軍將校。一九〇〇年及一九〇六年之附加預算案，均以氏之運動，得告

成立焉。

鐵氏數歷政界，自海軍下士以至擢升海軍大將，爲時已四十年。當其爲下士時，德國海軍，不過普魯士陳舊不適用之甲板艦數艘，然在戰時則突飛進步，已居世界第二位置矣。其生平宗旨，在與大不列顛競爭海權，故目論之士，亦多以氏爲抱仇英主義者；顧其實不然。其公子輩俱留學英倫，而於英人之聲明文物，尤所崇拜。嗚呼！此其所以爲偉大人物歟！

比王阿爾白脫

比利時少年君主，於今回歐洲戰爭，大著英名。其誥誠軍人也，謂當流血至最後之一點，以保障國家而抵禦公敵，此世人所同聲欽歎者也。王名阿爾白脫里阿坡特克里們馬利米那特（Albert-Leopold-Clement-Marie-Menard），以一八七五年四月八日，生於不倫瑞克（Brunswick）。父佛郎特斯伯爵（Count of

Flanders) 以一九〇五年薨性堅毅與其叔前王里阿波特二世 (King Leopold II) 同。一九〇〇年，奧巴威略郡主伊里沙白 (Elizabeth) 締婚；一九〇九年，乃嗣王位。

王於歐洲各大新聞，極為注意。如倫敦泰晤士報、柏林克洛士報、維也納自由報，每日清晨，必羅列几案間。又喜讀科學雜志，關於電學者，尤所留心。嗣位數月前，嘗自比京御一車頭，開赴邊境，擬刊著一無線電報之書。當世立憲君主中，勵學治事之勤，殆無過於王者矣。

奧故皇儲飛蝶南

哈布斯保朝皇儲佛蘭西斯飛蝶南大公 (Archduke Francis-Ferdinand) 與其妃蘇斐雅喬丹 (Sophie Chotek) 在塞拉約佛 (Sarajevo) 遭暗殺，此大戰爭之導火線也。奧皇得噩耗時，嘗語人曰：『悲夫！悲夫！朕真天下之傷心人哉！』蓋

其痛悼之情深矣。公以一八六三年生，母馬利安能西泰氏（Maria Annunziata）爲那不爾思飛蝶南第II（Ferdinand II of Naples）之女。父查理思路特威大公（Archduke Charles Ludwig）爲奧皇之弟。一八八九年前太子羅道爾夫（Rudolph）慘斃，本擬立路特威爲皇儲，路氏以年老辭，乃以其子代之。

一八九三年，大公宣布結姻意見，謂皇族諸公主，無當意者，其意中人爲蘇斐雅喬丹，奧皇則極力禁格之。蓋蘇氏爲波希米郡主，爵秩輕微，在例不得爲皇后也。於是公遂暫置結婚問題，周遊世界以自遣，既歸國，皇意漸轉，則令其宣誓，認蘇氏若蘇氏子女，不得襲皇位，而與之結婚。蘇氏結婚後，授霍亨布福爾斯汀（Fuerstin of Hohenberg）爵秩，一九〇五年，乃授職爲公爵夫人云。

公少習陸軍，未受政治教育，顧當薨逝以前，在政界之勢力乃綦大。一九〇八年，合併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處置巴爾幹問題，均於外交界中，顯頭角焉。曾授陸軍上將，於一八九一年，改組參謀制度，成績昭然。生平喜

習機械工程學，善射獵，其古那比斯（Konopisch）邸第牆垣之上，懸鹿角羊角二千枚，尤有印度之虎頭，錫蘭之象牙，珞磯山之熊皮，皆公所射獵而得者也。

英陸軍大臣吉青納

伯爵吉青納氏（Earl Kitchener）爲戰時英人視線之集中點也。旣爲陸軍大臣，又兼任陸軍司令，蓋英國陸戰之命運，咸託付於一人矣。氏年六十四歲，軀幹修偉，蒼白之鬚髮寥寥然，面容沈毅，目甚鉅作青銅色，一望而令人生畏。以一八五〇年，生於開黎郡（County Kerry）。受教育於胡爾威希皇家陸軍中學。年二十一，入陸軍，爲皇家工兵隊將校。未幾，入巴力斯坦（Palestine）探險隊，居該地者數年，曾測量居伯羅島（Cyprus）之形勢。一八八二年，塔里開勃（Tel-el-Kebie）之戰，氏居烏爾塞黎勳爵（Lord Wolseley）麾下，統帶埃及馬隊；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探險尼羅河；一八八七年，統帶蘇亞京（Suakin）軍隊；至一八九〇年，乃繼

格靈佛爾氏 (Sir Francis Grenfell) 之職，爲埃及雪爾達 (Sirdar 埃及軍職之名) 焉。

吉氏揚聲宇宙，以一八九六年始。時蘇丹抗英，勢燄綦烈，閱二年卒敉平之。於是氏遂授陸軍少將銜，由國會贈金十五萬元，用酬勳勳，且列籍於貴族焉。一八九九年，氏與勞勃士 (Lord Roberts) 動爵征討南斐，爲正參謀官，其底定波兒戰爭，(The Boer War) 締結費黎尼琴 (Vereeniging) 和議，及返國時授子爵，得國會酬金二十五萬元，皆藉藉人口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年，爲印度陸軍元帥，後仍返埃及，爲開羅總領事。生平勇氣磅礴，英人開拓屬地，以氏之功爲多。英王喬治嗣位，更晉秩爲伯爵。曾有一次，向陸軍部領新式槍械，部中以舊槍與之。氏則答曰：『余之一身，雖拋擲石子，猶能制敵。』此言尤爲英人所稱道云。

約翰羅希胡斯哲里谷氏 (Sir John Rushworth Jellicoe) 為海軍中將，任不列顛內國艦隊之統帥。年五十五歲，而服務於海軍者，則已四十二年。當為海軍少佐時，曾與轟擊埃及亞歷山大黎亞港 (Alexandria) 之役。後又入海軍旅團，參與塔里開勃戰事。戰既定，受加達夫銅質勳章。一八九八年，氏統率海軍旅團，赴中國助剿拳匪。逾二年，為海軍大將雪穆爾 (Admiral Seymour) 之正參謀官，鎮守北京使館。時槍彈貫肺部，勢幾不起。病愈，德皇授以紅鷹勳章，并贈劍一口，以彰勞勳。至一九〇二年返國，乃與凱瑟兒 (Cayzer) 結婚焉。

一九〇七年至〇八年，在大西洋艦隊，為海軍少將。一九〇八年至一〇年，任海軍部軍司官及會計監；一九一一年至一二年，為內國艦隊第二分隊司令官；至一九一四年七月，乃授海軍中將之職，為內國艦隊之統帥焉。英國與德宣戰，政府當發海底電線於氏曰：『捕獲敵人或殲滅之。』蓋不列顛海軍之成敗，咸託於哲氏之手矣。

意外交大臣裘黎亞那

主意大利外交者，侯爵森裘黎亞那 (Marquis di San Giuliano) 也。意土戰爭，殆以裘氏爲主動，而此次大戰爭，則又嚴守中立。今雖中道逝世，全功未竟，當世政治家猶稱道之。氏生一八五三年，先世爲塔曼提之西西里族，素主貴族政治，留心國事，治於見聞，遂爲元老院議員，以其手腕敏練，頗有熟中勢位之譏。初入仕途，爲農林部次官；未幾，求轉外交部；一八九九年，畢洛 (Pelloux) 內閣成立，以氏爲郵傳大臣；用違其材，蓋非所喜。至內閣改組，乃改任爲外交大臣，而達其目的焉。意王之於裘氏，當時亦未嘗深契，後以二人同嗜古玩，考索古錢，摩挲碑碣，故倚畀益隆重云。

裘氏性嗜遊歷，亞洲之蘇丹，亞伯細尼 (Abbyssinia)，均有其足跡；尤熟悉巴爾幹半島形勢，以身爲三國同盟當局，故德奧同盟之祕密，俄土交涉之陰謀，與夫奧

地利之偵探制度，咸所審知。而又不肯稍洩於人，人有相詰者，則答之曰：『時機既到，余當語子』而已。當爲駐英大使時，以好修邊幅，爲外交界所稱。文學美術，俱擅勝場。母爲加奢囉親王（Prince of Cassaro）郡主，夙爲交際場中領袖，家學淵源，抑有由焉。曾主意大利某雜誌，他種雜誌，亦多氏之投稿。又著戲曲多種，學術湛深，兼工演說。一九〇四年，美國聖路易市開萬國議員會，氏以意國代表赴會，一時頗著能名。意土戰爭告竟，意王授以那脫（Knight）爵位，得稱王之從昆季，享王室之特權焉。

塞爾維亞希脫屈

此次大戰爭，以壞地褊小之塞爾維亞爲漩渦，尼古拉巴希脫屈氏（Nikola Pashitch）者，塞爾維亞內閣總理，以一身當危疑震撼之交者也。氏年六十八歲，身材適中，目睛作蒼灰色，豐頤廣額，長鬚被面，一望而知爲智勇深沈之人。以一八

四六年生於塞之薩幸楷爾 (Zayenchar) 家世豐贍，幼受良好教育。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二年肄業不里格來得之工業學校，一八七六年塞土開戰，入伍爲工兵，是時氏年已三十矣。逾二年，以舊急進黨員，爲國會代議士，頗著能名。一八八一年，塞人政治競爭綦烈，氏遂爲急進黨正式黨魁，即現今組織內閣之一黨也。

巴氏見塞民毫無進步，嘗蓄革命思想。一八八三年，薩幸楷爾兵變，氏亦加入其中，事敗，同黨二十一人均被捕鎗斃。氏乃遁至俄羅斯。一八八九年，大赦政治犯，以氏爲不里格來得市長。一八九三年任駐俄大使，以長於外交，爲彼都人士所稱。俄塞邦交輯睦，迄今而日益鞏固者，氏之力爲多也。氏於一八九九年，曾被教唆兵變之罪，處禁錮刑，卒以俄政府干涉釋放，而人民亦多信服。前王亞歷山大 (King Alexander) 遭暗殺後，遂爲外交大臣。至今王彼得 (King Peter) 翰位，乃爲內閣總理。據德人之意，則巴爾幹同盟，實以氏爲主動焉。

德海軍參謀長波爾

海軍大將德意志海軍參謀長囂俄波爾氏(Admiral Hugo Pohl)現年五十九歲，以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生於北勒斯勞市(Breslau)。年二十一，即授帝國海軍大尉；逾三年，爲海軍正軍校；一八八七年，爲斥堠艦卡羅拉號(Carola)艦長，歷任海軍部員，各斥堠艦長，均能力卓著。至一九〇〇年，遂爲海上之艦長焉。嗣後五年，任第一分艦隊副司令，仍兼斥堠艦長；一九〇八年，擔任自桑德堡(Sonderberg)至璣爾河建築新軍港事，事成，晉海軍中將之職。

波氏之政見與鐵兒比士同，亦力主擴張海軍者。據氏之意，德國海軍當分爲兩大艦隊，以一隊鎮守北海，保護德國之沿岸；以一隊巡閱世界，開拓屬地，而破壞敵國之權利。生平智勇深沈，極荷德皇契重，曾受二等黑質勳章，又蒙俄皇授以聖斯坦尼斯洛勳章，今則俄德交戰，俄皇之海軍，氏必當有以燬滅之矣。

德陸軍統帥毛奇

伯爵愛爾摩斯豐毛奇氏 (Count Helmuth Von Moltke) 爲普法戰爭之名將毛奇氏之姪，頃以參謀總長，統率德意志陸軍，年□□□歲，長於法國霞飛將軍 (General Joffre) 者四齡。面容沈毅，凜凜然不可犯，一望而知爲鐵血主義之產兒，與今相荷兒惠克，海軍大臣鐵兒比士，及富詩敦柏 (Fustenberg) 高爾士 (Von der Goltz) 輩，同爲德皇寵臣。世人謂德皇恩意已衰，特以一時無繼任人材，仍令委蛇今職，道路傳聞，終亦無能徵實也。氏於一八九七年老毛奇將軍薨逝時，補授副官；自一九〇四年，擢升陸軍參謀總長，遂蟬聯至今。其在軍界之聲望，遠不及高爾士將軍，故授參謀總長時，輿論頗多不滿。嗣後主持軍務，材能卓著，名譽亦遂振起焉。

奧皇法朗西斯若瑟夫

奧皇法朗西斯若瑟夫(Emperor Francis Joseph)今年八十四歲爲此次大戰爭之發動者。以垂暮之年，執一帝國之主權，而戰雲又繚繞於四周，亦可知其所處境地矣。皇之悲運，於六十六年前開始時爲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日，皇以十八歲之文弱少年，踐多難之王位，距畢業於德勒西亞能學校，蓋爲時無幾也。父法朗西斯查爾斯大公(Archduke Francis Charles)伯父前皇飛蝶南氏(Emperor Ferdinand)均以國運速遭，憚於負荷。惟母氏蘇菲亞(Princess Sophia)號稱有膽略，皇於卽位時，曾作悲慘之語曰：『朕永辭少年時代而去。』蓋憂勤惕勵之意深矣。

皇當卽位時，雖作悲慘之言，顧仍鼓其勇氣，以成歷史上不朽之名主。當時帝國中有好戰之小邦十七，內鬨外患，亘十九年而未已。然迄於今茲，分離以去者，祇小公國二，皆皇維持之力也。匈牙利之獨立精神，勢難撲滅，則於一八六七年，組織奧匈雙立君主國，以兩國分主內務。而財政大臣，陸軍大臣，外交大臣，則由兩國合選，

受奧皇之節制。當時世界上以皇外交政策之勝利，有『維新皇帝』（Reform Emperor）之稱焉。雙立君主國既設立憲政體亦遂成立，然以議院中多複雜之分子，互相仇視，故皇仍自握大權，以保國政之統一。

皇自卽位以來，親故被殘，尤極人生之慘境。第一次爲其昆季墨西哥皇麥西米憐（Emperor Maximilian）之受死刑；第二次爲太子羅道爾夫與其妃馬利亞費脫西拉（Baroness Maria Vetsera）慘死於別墅；第三次爲皇后伊理查白（Empress Elizabeth）突遭暗殺；至今日飛蝶南大公夫婦被害，遂引起歐洲大戰爭。蓋已第四次矣。各國報紙常逆料奧皇薨逝，則帝國解紐而大陸之戰爭亦起。由今觀之，此老當益壯之皇帝，似雖死亦不願棄其君統也。德國前皇嘗論之曰：『法朗西斯若瑟夫有帝國之大臣三，奧地利之大臣八，匈牙利之大臣十，哥羅瓦第（Croatia）之大臣三，都計二十四人，然萬幾皆出於親裁。』是可以見奧皇之材略矣。

英陸軍統帥費蘭巨

約翰丹頓賓斯通費蘭巨氏(Sir John Denton Pinkstone French)年六十
 二歲，爲英國著名戰將。其在軍界之聲望，除陸軍大臣吉青納外，無有與之抗衡者。
 歷征印度、斐洲、加拿大，均勳勸卓著。當波兒戰爭時，尤以每戰必勝稱。世人至謂氏
 之部卒，皆徹宵不寢焉。根不勒里(Kimberley)一役，氏被困於雷兌斯密斯(Lady
 Smith)小村中，波兒兵圍攻其旁，勢如鐵筈，會土人以火車載婦孺出村，氏乃踰伏
 於二等車客座下得脫，遂馳赴加不(Cape)，立率騎兵八千人往援，設遲二日至者，
 根不勒里之圍城下矣。

費氏幼時，其父母本擬使習傳教事務，會以事不果，遂於十四歲入海軍，隸軍艦
 不列唐尼號。一八七四年，又自海軍轉陸軍；一八八〇至一八九三年，均統帶第十
 九營驃騎兵，歷級遞陞；至一九〇七年而授陸軍總監；一九一三年遂授陸軍元帥。

焉氏鬚髮甚美，近已作蒼白色，而其愛爾蘭種之藍睛猶灼灼有光。生平好遊歷，積貨多隨手散去也。

英海軍大臣邱吉爾

今回大戰爭中，主持倫敦之海軍部者，爲溫斯通斯賓塞邱吉爾氏（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氏年四十歲，長身美丰儀，於南斐戰爭時顯名，至一九一一年，遂授今職。父蘭道爾夫邱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娶美國女士哲羅穆氏（Jennie Jerome），以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氏生十四年，進哈羅學校，十九歲進聖霍斯脫陸軍學校，逾二年，乃隸入陸軍，爲驃騎兵第四營之大佐焉。後居古巴，服務西班牙軍隊，曾受一等名譽勳章，且兼任每日電信特別訪員。至驃騎兵第四營派赴印度，乃始受戰事經驗。於麻刺岡（Malakand）邊境之役，身臨前敵；一八九八年，隸鎗騎兵第二十一隊，偕吉青納同至尼羅河上游，征討

喀爾託穆 (Khartoum)。其晨報之訪函，尤風行一時云。

南斐戰爭時，邱氏以戰時訪員，爲波兒人捕獲，卒以計得脫，時年祇二十五歲耳。後以保守黨員，由阿爾特漢選爲國會議員，未幾改入自由黨。一九〇六年，以殖民副大臣，兼下院議員。逾二年，愛斯葵氏改組內閣，以氏爲商務局長。一九一〇年，升授內務大臣。逾年乃爲海軍大臣。氏嘗宣布政見，謂不列顛之海權，不論何種代價，必當維持之。今者大戰爭開始，而英國無畏艦之優勢，與德國較，爲六與四之比例，是亦氏之政績也歟！

法陸軍副統帥保烏

陸軍大將保烏氏 (General Pau) 爲法蘭西副統帥，其位次於霞飛將軍一等，年六十七歲，已退職閒居。及大戰爭開始，乃復出任事，亦可見其民心之歸向矣。短小精悍，完全爲法蘭西人之丰儀，適與德國陸軍統帥，具相反之體格焉。

德太子威廉維克多

德意志皇太子，今年三十二歲。少年英武，常身先士卒，親臨陣地，深爲歐洲政界所驚異。生平崇拜拿破侖之爲人，且篤信神權，謂當實施於國政。數年前，德宰相因摩洛哥問題，在帝國議會提出德法平和辦法，太子在會場駁斥之，以是爲主戰派所歸附，頗與德皇起衝突。太子長身瘦削，威儀凜凜逼人。其全名爲弗勒得力威廉維克多奧古斯恩斯脫 (Frederick-William-Victor-August-Ernst)，以外大母英女王維多利亞爲教母 (The Godmother) 先入北羅恩陸軍士官學校，後入蓬恩大學，於一九〇三年畢業，遂遊歷世界，以擴聞見云。

德皇以太子將來應擔國家重任，嘗使在波的斯坦 (Potsdam) 省政府，實習地方行政。未幾，轉普魯士內務部，後更歟歷海軍外交等部，備知軍國大事。太子於一九〇五年，與穆克倫堡斯威林之雪西桑亞公主 (Duchess Cecilia of Mecklen-

burg-Schwerin) 結婚。德皇嘗稱之曰：『威廉誠非外交家，然精力彌滿，必可繼毛奇將軍之芳軌。』由今日觀之，德皇之期許洵不謬矣。

法相費佛亞尼

法蘭西內閣總理雷納費佛亞尼 (Rene Viviani) 生於阿爾及耳 (Algeria)，以關心勞動問題，奏勝利於政界。一九〇六年，格來曼沙 (Clemenceau) 內閣初設勞動部，氏即為勞動總長。次期內閣，雖由反對黨組織，仍繼續任職焉。氏以與勞動家表示同情，故於三年軍役制，力主反對，今則此制成立矣。生平能力卓著，不失為政界長材，惟軍事外交，則非其所長耳。

土客卿高爾士

當二年前，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自德拉士 (Thrace)，馬其頓 (Macedonia)

兩地擊退土耳其時，說者謂無異德國之戰敗；此說驟觀之亦頗有理，以土耳其陸軍之編制及動員，一遵德國成規也。雖然是又安能爲德國咎者？精良之器械，美備之戰術，必須有勇氣以運用之。德國伯爵高爾士（Baron Von Der Goltz）爲士國客卿以來，訓練兵士，可謂鞠躬盡瘁，所愛莫能助者，特土人之勇氣耳。氏今年七十歲，五十年來著書從戰，不自暇逸，德國之新戰術，多氏所發明。學問淵博，於戰術學外，尤精歷史，一編既出，往往重譯遍於寰宇也。

俄相哥黎米金

伊萬哥黎米金（Ivan Goremykin）者，俄羅斯之經濟學社會學家，而手執當今之政柄者也。氏以一八四八年生於聖彼得堡，歷受中學大學教育，均成績優美。年二十一，即著書問世，後又著波蘭農民歷史及俄國農地論二書，大爲政府契重。授西伯利亞移民局長。未幾，陞內務大臣。一九〇六年，革命風潮滋盛，威第伯爵

(Count Witte) 以是辭職，遂以氏爲內閣總理。既受任，則宣言於國會，謂國民暗殺暴動之風方張，不宜頒布大赦；又謂農地均分法，祇能積漸行之。其提出之政綱，卒爲國會所否拒，而革命之禍遂再起；至有屠戮猶太人之舉。氏亦未幾而辭職焉。其繼任者爲司徒連賓氏 (Stolypin)，在任內被暗殺斃命。

哥氏辭職後數年，不參與政治，惟關於經濟社會問題，匡助俄皇者仍多。卒以眷顧之隆，復任前職。其改革方針，全從經濟上着想，欲將俄民分配於各領地，一時有保守黨穩健派之稱焉。

塞陸軍統帥布脫尼克

塞爾維亞陸軍統帥賴杜彌兒布脫尼克氏 (Radumil Putnik) 今年六十五歲。心精力果，累經國家之內亂外患，而儕於今日之地位，皆以自力致之。氏以一八四九年生於不里格來得附近一小村，其地屬奧地利南部，然因抱民族主義，仍改

隸塞籍。軀幹短小，頭大而圓，栗色目睛，鬚作煩迪克式，蓋完全爲軍人之風範焉。旣畢業於某陸軍中學，卽志願入伍，後更遊學法蘭西，研究拿坡倫之兵法。至巴爾幹戰爭起，遂爲塞軍之參謀總長。

布氏雖爲陸軍上將，然裝飾極簡樸，祇懸肩章二條，以表示其軍職而已。生平積財之機會甚多，以性非奢華，常捐置於學校。巴爾幹戰爭時，氏嘗居一村舍中，用電話指揮軍隊，世人尤稱道之焉。

羅馬教皇披霞史第十

羅馬教皇披霞史第十 (Pope Pius X) 之逝世，此歐洲戰爭最大之犧牲也。教皇年將八十，素患氣管鬱熱症，以戰禍既開，遂病勢益增，於八月二十日薨逝，蓋其悲天憫人之念深矣。先世爲意大利威匿思 (Venice) 農民，學術經驗，不著稱於世。自一九〇三年以來，整頓教務，改良教會學校，不遺餘力。先是前教皇里阿第十三

(Pope Leo XIII) 擅長外交手段，凡所設施，務使不與平民政治相抵觸，而披霞史則與之相反，欲用中世紀之政策，恢復神權，以是人頗少之。然主張是策者，爲其顧問員西班牙僧侶佛爾氏 (Merry del Val)，非披氏之本意也。

八月十七日，教皇病已垂危，奧皇佛朗西斯若瑟夫請其爲奧國海陸軍禱告。教皇答之曰：『各方面之交戰團體，皆余之子孫也，故余不能代禱上帝，令其中之某國得勝，但極力祈禱和平耳。』前數日，又通電各國，冀弭戰禍。今者噩耗一傳，凡各國人民，雖教派各異，無不同聲哀悼，亦可見人類愛和平之天性矣。

